

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

(1847-1880)

張廷茂* 李晉華**

本文利用大量原始文獻(特別是較多首次徵引的文獻)，較為深入系統地探討了晚清時期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的發展過程。文章闡述了領牌經營與專營承充兩種制度的區別，梳理了番攤賭博專營的發展階段，考察了番攤專營制度法規的演變軌跡，並量化考量了番攤專營在整個專營承充體系中的相對地位。研究依據新見史料，揭示了新的史事，較大幅度地增進了對番攤專營早期階段發展進程的認知。

晚清時期澳門歷史的巨大變化即是治權的改變。澳葡當局在治理澳門的過程中，在多個領域廣泛推行了所謂“專營制度”(regime de exclusivo ou regime de monopólio)。此項制度構成澳葡管治澳門的顯著特色，其對澳門歷史發展的影響可謂至深至廣。然而，正如澳門近現代史整體研究不足的現狀一樣，專營制度的研究較晚才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20世紀早期葡萄牙學者的有關著作中，專營制度雖然偶有提及，但是，一直未見專章論述。⁽¹⁾就長時期佔據主要地位的博彩專營而言，直到1987年，才有了一篇討論澳門博彩專營的專題論文〈澳門的博彩業〉。該文在重點研究20世紀澳門博彩業發展的同時，簡略追述了晚清時期博彩專營的發展情況。⁽²⁾1992年，葡萄牙學者昆塔爾(Luís Quental)在《澳門》雜誌第二系列第4號上發表了〈十九世紀澳門的番攤賭博〉一文。該文分別討論了1850-1853年澳葡當局的財政狀況，1849-1859年番攤賭博專營權投充，承充合同的特徵以及1889年以後專營投充新制度等。然而，囿於刊物的類型，文章太過簡短，且沒有材料註釋。⁽³⁾葡萄牙當代歷史學家施白蒂在其《澳

門編年史》中的有關年份對晚清時期的博彩專營制度有所涉及，但是，全部內容加起來僅有三頁紙的篇幅，完全沒有論及博彩專營制度的實際內容。⁽⁴⁾古萬年和特謝拉兩位葡萄牙人在《澳門及其人口1500-2000年：人口、社會與經濟》一書中，於“1875-1910年澳門的公共收支”項下論及專營制度和番攤賭博，並在附錄中引用了《1911年澳門政府報告》中十六個年份的番攤、彩票和鴉片專營的收入統計。⁽⁵⁾目前所見葡萄牙學者關於晚清時期澳門博彩專營的較為全面的研究成果，見於2000年出版的由葡萄牙著名史學家奧立維拉·馬爾克斯主編的《葡萄牙人在遠東的歷史》第三卷。除了在“英佔香港之後的政局”(A Conjuntura Política: depois de Hong Kong)和“社會與日常生活”(Sociedade e Quotidiano)兩章中有所概述外⁽⁶⁾，較為具體的討論集中在“經濟的向量”(Os Vectores da Economia)一章中。在本章中，作者菲格萊多(Fernando Figueiredo)以“專營制：從生活品銷售到賭館承充”為題，較為全面地探討了專營制度的相關問題，內容涉及豬肉專營、牛肉專營、鹽貨專營、漁業專營、鴉片煙膏專營、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李晉華，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番攤賭博專營、闖性票和白鴿票專營等。就番攤專營而言，作者引述了《澳門憲報》等資料，追述了番攤賭博專營的開始以及最初幾年的承充收入，披露了《澳門憲報》刊佈的兩份各項專營（含番攤和白鴿票）承充收入統計表，概述了政府所確立的番攤賭博的運行規則，注意到澳葡當局在1877年將澳門半島番攤賭博由競投專營承充改回領牌經營的許可證制度，引述了1878年開辦澳門番攤館的有關規定，指出了1880年澳門番攤賭博競投專營制度的恢復，對比了1900年和1910年過路灣番攤投標的規則和價格等。⁽⁷⁾這是目前所見葡國學者關於晚清時期澳門番攤賭博專營論述最詳細的文字。

在我國學術界，澳門近現代史一直是研究比較薄弱的領域。近年來，隨着《澳門憲報》中文資料的刊佈⁽⁸⁾，澳門近代史開始成為研究的一個重點領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該領域的研究當中，對多個方面的課題展開了研究。此乃澳門回歸祖國之後我國學術界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大可喜變化。在眾多的研究課題中，包括博彩在內的專營制度備受關注，有關團體亦舉行過與博彩業有關的史料發掘專題研討會。然而，從目前所見公開發表的成果來看，要走的路似乎還很長，許多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史料尚未得到利用（例如，迄今為止似乎未見完整徵引和研究過任何一份1880年以前的博彩專營承充合同或出投章程），以至關於這種制度運作的諸多環節尚未理清。有鑒於此，本文意在依據作者近兩年來的所知所見，對1847-1880年間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的有關問題加以討論，希望我們的一管之見，能夠有助於該項研究的進展。

一

眾所周知，博彩專營是晚清時期澳葡當局推行專營制度的一個重要領域。然而，博彩經營卻並非自始就實行專營承充制度，也並非一直實行這種制度。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

澳門專營制度開始於1848年，由豬肉專營以及牛肉專營。1847年澳葡政府開始以發放許可證的方式實行博彩合法化，經過三年多的發展，到1850-1851年度，在中式彩票白鴿票和中式賭博番攤的經營方面實行公開招人承充的做法，專營制度開始推及博彩業。⁽⁹⁾

關於賭博合法化與專營制度的關係，此處再作幾點補充。其一，施白蒂在其《澳門編年史》中指出：

1849年：是澳門開辦番攤賭博的大致日期，至少是由一位總督（即啞馬嘞）發放首個番攤經營許可證的時間。⁽¹⁰⁾

施書此論值得注意。前半句僅言“開辦番攤賭博”，並未言及“專營承充”；而後半句則明言“由總督發放許可證”。可見，在施白蒂看來，番攤賭博合法化時所實施的是許可證制度。

其二，在葡萄牙檔案學家整理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藏澳門史料所開列的清單中有這樣一條：“1846 [...] Determinação de competências para emitir licenças a tabernas, hospitarias, casas de jogo e lojas de venda.”⁽¹¹⁾顯然，檔案整理者們所看到的檔案內容是說，1846年作出的法定安排，是向酒吧、客棧、賭館和商店發放許可證。此可進一步印證：“1847年1-6月公物會財政收入結算”中來自合法賭博的進項，即是發放許可證所得，“1887-1888財政年度澳門帝汶省收入預算表”之（i）註釋中所謂“依據1846年訓令批准設立”，也是指發放了番攤賭博許可證，而非言番攤賭博實行了專營承充。

其三，披覽澳葡當局歷次招投公告，頻頻出現的辭彙是“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即中文所說的“專營承充”。它是經過公開競投而達成的。有關承充專營的葡語文本對此有不同的表達形式，例如“o exclusivo foi arrematado”，“procedido o leilão”，“se ha de arrematar”，“ir à

praça a arrematação”, “arrematar em leilão publico”, “arrematar em hasta publica”, “pôr em leilão”, “por em hasta”, “pôr em arrematação”等。《憲報》中文翻譯的多見譯法有“承充……攬頭生意”、“承充……合同生意”、“承充……生意”等。這裡的核心詞是“arrematar”，其英文釋義是：“to buy (to sell) by auction”，中譯為“拍賣；在(拍賣中)買到”。常常不加上“em leilão publico”，“em hasta publica”等短語，但並不改變其基本意思。相應地，其名詞形式“arrematador”既是“拍賣者”，也是“中標者”。⁽¹²⁾以澳葡當局推行的專營制度來說，在公物會而言，是“出投”，在參與者來說，即是“競標”。正是經過這樣的出投和競投過程，決定專營權的歸屬者。所以，在拍賣中出價最高、獲得專營權者被稱為“承充人”(arrematante)。

總之，“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是個不可分割的短語。不管當時的漢譯文本如何表達，其基本意思即是今日中文常說的“專營承充”。“專營承充”即是通過競拍而得到排他性經營權；承充的是專營權，而專營權則由競投得來，二者不可分離，缺一則不成其為專營制度。

二

當時的一般做法是，在確定出投項目後，即以當局名義(最初由總督，繼而由華政理事官，後來由公物會)發佈招投公告以及相關的競投規條與合同條款。為了方便華人參與競投，這些文件大都備有中文譯本，貼在招投地點供人看閱。這些文獻也部分地刊佈於《澳門憲報》。最初僅刊登葡語文本，1851年1月11日《澳門憲報》將牛肉和豬肉專營的出投公告以中葡雙語刊佈，但合同條款仍以葡語刊佈，同年7月19日，該報刊佈了中葡對照的白鴿票出投公告，但是卻省略了合同條款。⁽¹³⁾此後便不再刊登中文公告。1879年2月《憲報》開始恢復刊登有關專營承充的中譯文獻，然僅限於出投公告。直到1880年8月19日《憲報》第33

號附報才同時刊佈了中葡雙語的出投公告與合同條款。⁽¹⁴⁾此後仍有不少有關博彩專營的出投章程和合同沒有在《憲報》刊登。可見，搜求並研究那些未在《憲報》刊出中譯文、甚至完全沒有見諸《憲報》報端的出投文告以及合同條款，就成為全面深入研究專營承充的一大難點，需要付出艱苦勞動方可有所收穫。

筆者在閱讀《澳門憲報》時，找到了1858年7月13日澳門中式賭博番攤館專營權出投公告與合同條款。⁽¹⁵⁾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份公告和章程俱全的博彩專營文獻。雖然它不是事實上的第一份公告與合同，但是，它卻是我們瞭解番攤賭博專營制度早期運作的重要依據。據此，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幾個方面的資訊。

首先，文獻開頭為出投公告，確定了此次出投的時間、參與競投的基本規則以及指明承充依據的合同條款等：

茲告將於本年7月13日在公物會門前舉行中式賭博番攤館專營權公開出投；承充合同由下列條款構成；自公告發佈以訖當日並在招投當場，公物會將接收並考慮任何書面申請；書面申請以中文或葡文書寫均可；並以密封函遞交公物會主席或公物會書記官。

據此可知，此次出投在確定日期公佈後到開投時，公物會接受書面申請(即標書)，且要以密封函件(em carta fechada)遞交。可見，後來中譯文所說的“暗票出投”，至遲在1858年的番攤專營招投中已經開始；“出投夜冷”(arrematar em leilão publico)並非一定就是“明喊”。

第二，確定此次承充專營權的時限、範圍與排它性。合同條款第一條規定：“此項承充合同以一年為期，自本年九月十一日起算。”第五條規定：“該承充人享有在澳門市區即從媽閣廟到關閘界內經營番攤館之專營權，故依據前述合同規定，承充人可在此範圍內任何自認為合適的地點開設番攤館。”第十四條：“除承充人及其授

權者之外，任何人不得開設番攤館，違者除交納與所開賭館間數相當之承充費用外，另科以五十至二百兩不等的罰金；該項罰款之一半歸公物會，另一半歸承充人。”顯然，作為專營承充的法律依據，確定此項承充的時限和範圍並保護獨佔性經營權，即成為承充合同的必備要素，也是專營承充制度區別於許可證制度的顯著特點。

第三，開設番攤館規模的規定。該合同第二、三、四條規定：“按照番攤專營承充價格，該承充人開設番攤館之數量以二十間為限，每間番攤館僅限一張賭檯。”“即使承充人開設番攤館不足二十間，也必須全額支付承充費用。”“若承充人認為需要在前述條款規定之限額之外增開番攤館，可向政府提出有關申請，該申請可能被拒絕，也可能獲得批准；若獲得批准，則承充人須為增開之番攤館每間支付與原來承充二十間番攤館相等額的費用。”合同顯示，當時的法定經營規模為二十間賭館，亦即二十張賭檯。然經過申請獲准可以多開並支付相應費用。可見，實際規模可能會大於二十張賭檯。

第四，承充規銀之支付辦法。第七條規定：“承充人須每隔十五天向政府預付番攤專營承充費。”此條規定顯示，當時的規定較為簡單，尚未明確制定對不能按時支付承充費用（即漢譯的所謂“承充規銀”）的處罰措施。

第五，承充人的規範與相關罰則。第六條：“該承充人須向政府報告所開設番攤館之數

量及其位置。”第十一條：“若承充人超過本合同第二款所規定的限額增開任何一間番攤館，並且未按照第四款之規定提出增開申請，除須補交所增開之番攤館應納費用外，還將以該項應付費用之半額科以罰金。”第十二條：“承充人應在政府監督之下任命一名內部保安，保持番攤館內秩序良好；本澳政府將在情況需要時提供必要的警力支援。”第十三條：“番攤館不得開放至午夜之後；若發現午夜後仍有人在館內賭博，則承充人將被科以五十兩罰銀。”合同規定了承充人應該遵守的經營規則和責任，同時須接受政府監管，並對違規行為規定了可操作的罰則。

第六，承充合同擔保的規定。第八條：“承充人須在投標當場提供保證其履行合同之殷實擔保。”第九條：“該擔保係包括整個承充時期和全部承充費用；若承充人不能在本合同第七條所規定之期限內支付承充費，則須由該擔保人以自己的財產全部支付。”第十條：“同樣，若承充人不能按時支付因違反本合同之任一條款而引致的罰金和其他罰款，則須由擔保人代為支付。”為履行合同提供擔保，是承充合同自始就有的要素。從這裡的規定來看，早期的擔保僅僅是由承充提出擔保人，並由擔保人作出承諾，尚無“按押”的規定。

得益於《澳門憲報》刊佈的官方資料，我們對19世紀50年代澳門番攤賭博承充專營的運作情況有了較為具體的瞭解。如下表所示：

表1：自實行專營權以來番攤招投成交價格示表（單位：圓）⁽¹⁶⁾

年度	數量	承充人	說明
1849	80	一名華人	非經公開招投，而是由啞馬嘞總督給予批准（pela licença concedida pelo Governador da Provincia）。
1849-1850	1,820	一名華人	非經招投，而是由總督公會（Conselho do Governo）予以批准。
1850-1851	11,900	一名華人	在理事官啞嚙嚙署進行公開招投，以一年為期，每月承充費1000圓（patacas）。由一華人投得承充權，但此人未能履行合同，待合同到期時已經逃逸。
1851-1852	12,000	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	在公物會所進行公開招投，卡多佐（Cardoso）時任總督。

年度	數量	承充人	說明
1852-1853	9,720	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	在公物會所進行公開招投，基馬良斯(Guimarães)時任總督。經7月6日和10日兩次出投而成交。
1853-1854	10,929	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	在公物會所進行公開招投，基馬良斯(Guimarães)時任總督。經6月28日、7月5日和11日三次出投成交。
1854-1855	10,200	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	在公物會所進行公開招投，基馬良斯(Guimarães)時任總督。經7月4日和8日兩次出投成交。
1855-1856 1856-1857 1857-1858	12,060 12,060 23,940	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	在公物會所進行公開招投，基馬良斯(Guimarães)時任總督。承充以三年為期，每年12,060圓，合計36,180圓。在1854年12月13日公物會會議間，華人常亞海提出願以每月900圓獲得三年承充權。公物會遂發佈公告，有出價高於900圓者在12月30日前向本會投遞申請。1855年1月2日進行了公開招投，結果該華人出價1,000圓，而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出價1,005圓。
1858-1859	84,000	華人常亞海	在公物會所進行公開招投，基馬良斯(Guimarães)時任總督。

表中顯示，第一，番攤賭博首次採用公開競投方式始於1850-1851年度，最初由華政事務理事官在理事官署主持競投過程，由華人投得。成交價格較前兩個年度的領牌規銀增長數倍，從而顯示了競投制度的好處：能給當局帶來更多的收入。

第二，在番攤賭博專營的初始階段，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表中記載，葡萄牙商人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連續在七個年度(1851/1852-1857/1858)承充番攤賭博。

第三，早期的招投還有一定的靈活性。前面幾次承充以一年為期，自1855-1856年度開始改為三年期，而且在已經成交的情況下又進行了重投。表中備註欄內稱：在1854年12月13日公物會會議間，華人常亞海提出願以每月900圓獲得三年承充權。公物會遂發佈公告，有出價高於900圓者在12月30日前向本會投遞申請。1855年1月2日進行了公開招投，結果該華人出價1,000圓，而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出價1,005圓。於是，公物會與他訂立了新的承充合約：“按照1854年12月14日公告，尼古勞·托倫蒂諾·費爾南德斯(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出價最高，獲得為

期三年的番攤專營權，承充期自本年8月1日起至1858年7月31日止。承充費每月1,005圓，每隔十日上期交納(即預付)。遵照現行合同規定之條件與責任，由貝爾納迪諾·德·賽納·費爾南德斯(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擔保。”⁽¹⁷⁾

第四，前引1858年承充合同規定，承充人可在成交限額之外申請增開番攤館。其實，前一個年度就有過成例。該表格的註釋稱：“該項專營權先以三年為期(1855/56-1857/58)出投成交，每年承充費12,060圓；後因1857年9月22日公物會批示，授權承充人增開番攤館，並支付增開番攤館的承包費，故1857-1858年度該項收入增至23,940圓。”由收入增加近一倍的事實來看，承充人增開的攤館間數亦應接近一倍。

第五，在表中所列的最後一個年度(1858-1859)，專營承充成交價格猛增至84,000圓。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門經濟形勢的好轉，也可能受到了上一年度增開攤館的影響。

關於這個時期澳門半島番攤賭博專營承充的收入以及與其它專營項目的相對地位，《澳門憲報》也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記錄，如下表所示：

表2：1851/1852-1858/1859年度澳門公物會出投專營權價格表(單位：圓)⁽¹⁸⁾

專營權	1851 @52	1852@53	1853@54	1854@55	1855@56	1856@57	1857@58	1858@59
中式賭博番攤	12,000	9,720	10,920	10,200	12,060	12,060	*12,060	84,000
中式彩票	6,000	3,840	5,400	5,400	11,700	11,700	21,600	20,760
魚類專營	1,200	1,200	1,612	1,612	1,900	1,900	2,000	2,000
豬肉牛肉	4,428	4,535	5,236	4,755	4,410	4,775	7,217	12,150
鴉片煙膏	2,400	2,400	2,400	4,080	6,600	5,520	10,800	12,060
鹽類專賣	1,681	1,681	1,110	1,110	1,040	1,040	1,920	1,920
捕撈牡蠣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氹仔鴉片煙膏	—	—	—	815	300	815	815	815
路環鴉片煙膏	—	—	—	—	—	100	201	201
合計	28,509	24,176	27,478	28,772	38,210	38,710	57,413	134,706

* 該項專營權先以三年為期出投成交，每年承充費12,060圓；後因承充人獲批增開番攤館，並支付了增開番攤館的承充費，故1857-1858年度該項收入增至23,940圓。——米格爾·佩雷拉·西蒙斯，1858年11月15日於澳門公物會會計室。

該表顯示，番攤賭博雖然不是實行專營承充最早的經營項目，但是，一旦開始，很快即在各項承充收入當中遙遙領先，成為澳葡當局財政收入的最大進項。番攤專營收入佔各項專營總收入的比重，最少年份31.15%，最高年份62.35%，平均則達到40.41%。可見，番攤專營收入自始就是博彩專營的最大項。

三

進入19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初，《澳門憲報》僅刊登過一些年份的番攤賭博專營出投公告，而未見刊佈番攤專營承充合同，因此，對於這個時期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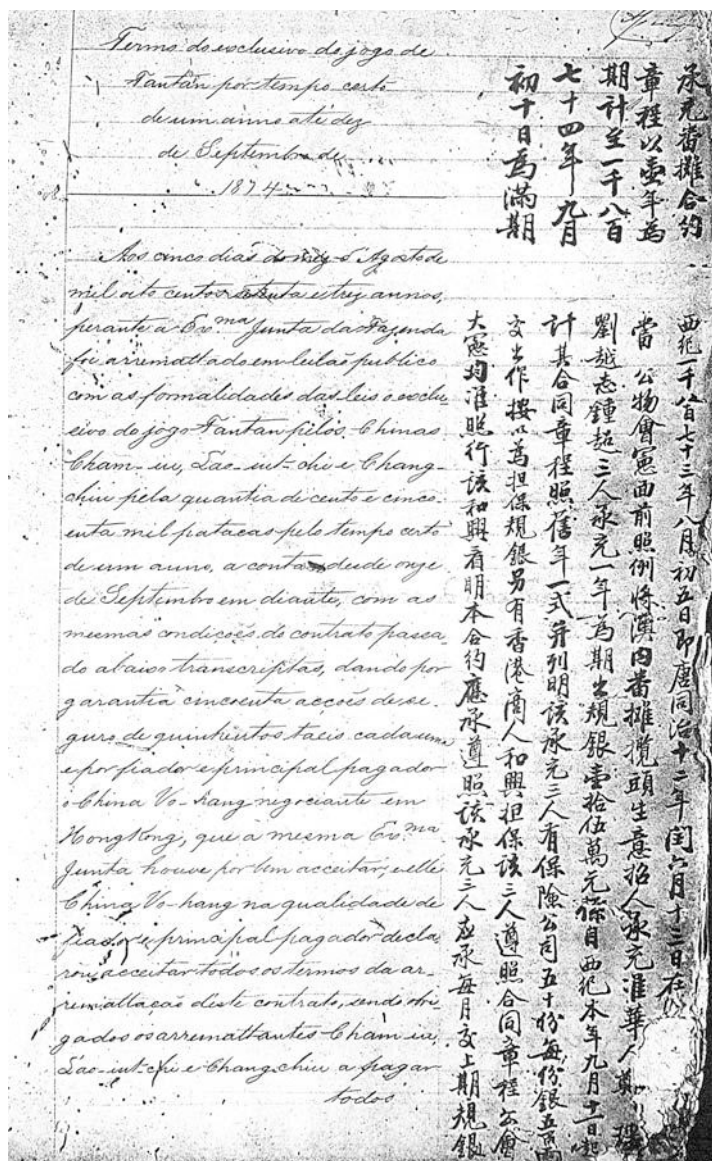
攤賭博專營的運作情況，我們知之不詳。目前，我們僅搜集到1867、1869、1870、1871、1872等五個年份的出投公告。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指明“按照過去合同條款”(com as mesmas condições do contrato passado)進行。⁽¹⁹⁾由此推知，這個時期《澳門憲報》沒有刊登番攤賭博承充合同，很可能就是因為運行規則本身沒有發生甚麼值得注意的變化。

另一方面，《澳門憲報》卻系統地刊登了澳葡公物會管數官(contador interino da junta de fazenda)所提供的各項專營承充收入統計表⁽²⁰⁾。我們將該表簡化如下：

表3：1859/60-1872/73年澳門專營承充收入統計表(單位：圓)

年度	白鴿票	番攤	魚欄	豬肉	鹽貨	牛肉	澳門鴉片	澳門閩性	氹仔鴉片番攤	路環鴉片番攤	總計
59-60	29,220	84,480	2,014	9,780	1,920	4,165	20,040		2,720	201	154,540
60-61	38,160	94,200	2,014	9,780	1,920	3,200	25,260		2,720	630	177,884
61-62	28,080	74,880	2,014	9,350	4,010	3,210	25,260		2,720	630	150,154
62-63	26,400	78,960	2,014	10,800	4,010	2,750	26,460		2,000	650	154,044
63-64	32,640	91,880	2,615	10,800	5,530	2,240	16,800		2,000	560	164,985
64-65	34,560	110,880	2,615	10,800	6,005	2,610	17,280		2,000	710	187,460
65-66	34,560	111,600	2,615	11,430	7,430	3,460	17,280		2,530	710	191,615
66-67	44,760	126,720	2,615	11,430	5,010	3,500	17,280		2,530	800	214,645

年度	白鴿票	番攤	魚欄	豬肉	鹽貨	牛肉	澳門鴉片	澳門閩性	氹仔鴉片番攤	路環鴉片番攤	總計
67-68	45,600	126,840	3,635	12,000	4,510	3,500	42,360	1,600	2,530	1,000	243,575
68-69	48,000	123,600	3,635	12,000	4,610	3,500	42,360	1,600	4,520	1,000	244,825
69-70	42,000	120,000	3,750	12,000	4,615	2,800	42,360	3,000	4,520	2,220	237,265
70-71	42,000	117,600	3,750	13,500	4,615	4,600	43,200	3,000	4,520	2,220	230,005
71-72	41,280	133,200	3,780	13,500	3,000	5,000	36,000	3,000	4,520	2,300	245,640
72-73	41,280	169,800	3,780	13,600	6,500	5,000	42,000	17,033	4,520	2,300	307,313



【圖1】1873年8月13日簽立合同之首頁

(澳門歷史檔案館：MO / AH / DSF / 021 / 0001, fl. 1)

統計表顯示，自從50年代末期番攤專營收入突破80,000圓大關以來，番攤賭博承充收入一直穩步上昇，1864-1865年度超過110,000圓，1872-1873年度已接近18萬圓。所佔各項承充收入總額的比重，最少的年份49.86%，最高的年份59.12%，平均達到53.92%。可見，番攤賭博專營已經牢牢確立了絕對領先地位。

此外，表中顯示，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自1859-1860年代開始出投番攤專營承充，而且是與煮賣鴉片煙膏一併承充。起初，各項專營不僅分開承充，而且半島和離島三地也是分別出投承充的。因此，正如其它專營項目一樣，番攤賭博專營也由澳門半島漸次推及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關於兩個離島開辦番攤的具體情況，迄今仍缺乏直接的文獻說明，連這個時期的《澳門憲報》也未曾刊登過有關離島開辦番攤賭博的公告和章程。不過，從該表所記錄的收入情況，可有一些大致的瞭解。首先，兩個離島初期的承充價格較低。氹仔島番攤專營承充收入與鴉片合計僅有兩千多圓，路環島更少，僅有數百圓。這可能與澳葡當局對離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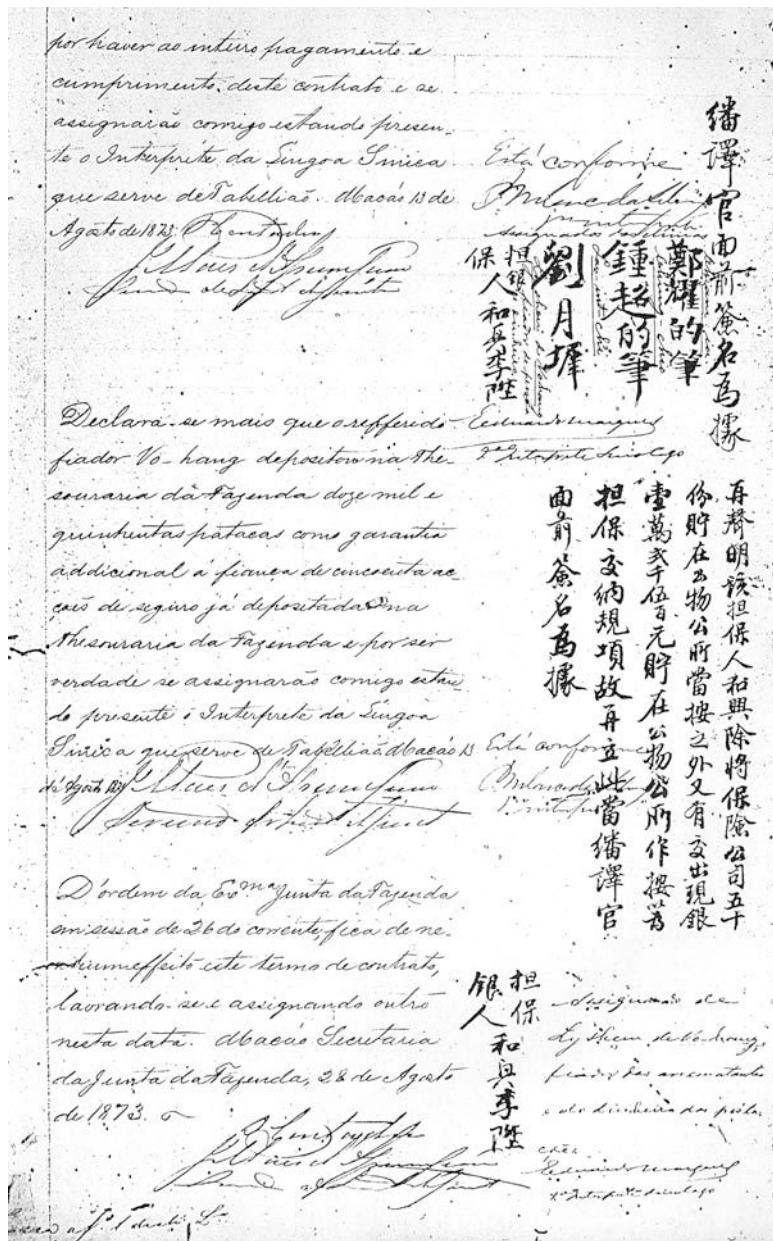
的擴佔進程、當地的人口密度較小以及開發程度不高等因素有關。第二，承充期限相對較長，以兩年和三年居多。第三，承充收入自進入70年代後迅速增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葡當局對離島擴佔步伐的加快。第四，番攤承充與煮賣鴉片煙膏合併承充。這是專營承充制度在離島實行的一個特色。

在澳門歷史檔案館所藏澳葡當局財政部檔案第422號內，存有一份葡漢對照的〈1873年承充澳門番攤合約〉⁽²¹⁾。該文本由開頭、結尾和十四條款組成。先於1873年8月13日簽字立約(見圖1-2)，後因承充人改變了抵押辦法，公物會決定將合約作廢，於同年8月28日重新立約(見圖3-4)。重新簽字訂立的合約，主要改變了開頭和結尾部分，而十四條款的內容則保持不變。

與本文前引〈一八五八年澳門番攤專營承充合同〉相比，這個合約最顯著的變化，在於加大了對承充人履行合同的約束力和對其違約行為的處罰力度，引入了抵押錢物作按的擔保方式。8月13日簽字的合同在開頭部分除了言明出投成交時間、承充人姓名、合同期限、承充規銀數額等項要素外，還規定：

該承充三人(鄭耀、劉越墀、鍾超)有保險公司五十份，每份五百兩，交出作按，以為擔保規銀。另有香港商人和興擔保該三人遵照合同章程，公會大憲均准照行。該和興看明本合約應承遵照。該承充三人應承每月

交上期規銀一萬貳千五百元。如至期無規銀交出，即將該合同銷廢，另將番攤生意招投。如投價不足，要擔保人和興補足，並所欠規銀亦均要擔保人和興填納。今和興願將以上所言銀數在公物會看守當按，並將現在及以後所有物業一同作按。



【圖2】1873年8月13日簽立合同之末頁

(澳門歷史檔案館：MO/AH/DSF/021/0001, fl. 3v.)



【圖3】1873年8月28日重簽合同之首頁
(澳門歷史檔案館: MO / AH / DSF / 021 / 0001, fl. 4)

前，亦應承遵此約擔納規銀，是以將已交出同噠看守之保險公司五十份每份銀五百兩，並現在及將來所有物業交出作按，故立此合約。

接着，擔保人又“交出現銀壹萬貳千伍百元貯在公物公所作按，以為擔保交納規項”。後來，鑒於承充人增加了現金擔保押金，合同被重簽，並對擔保事宜的規定做了修改：

該承充人等有香港銀行銀紙三萬一千五百元，係七一兌。另有現銀六千元，七式兌，共三萬七千五百元，係三個月規銀，該銀交出作按，以為擔保合同規項。本月二十六日，大憲准其照此規矩擔保。……該承充人鄭耀、鍾超、劉越輝等應承照本合同規矩而行，每月交上期規銀壹萬二千五百元。如至期無銀交出，則將合同銷毀，並番攤生意另投喇吟(para ir novamente em praça o ditto exclusivo)。倘投價不足，係要承充人補足，並所欠規銀亦係承充人填納，是以該承充三人將銀紙並現銀共三萬七千五百元交出，及現在與後來所有之物業交出作按。

1874年訂立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繼續了加重擔保約束力度的規定：

該合同結尾部分重申：

該三人應承遵照此約，是以將自己現在及將來所有物業作按。有擔保人香港商人和興在

該擔保人承應遵照合同章程擔保。該承充人應承每一月交納上期規銀壹萬三千零四元十六毛六。如有不照合約交規，即將該合約銷

廢，將該生意另行出投。該擔保人將本身並現在及後來所有物業作按，擔保交納規銀。如另投此生意投價不足要擔保人補足

今承充人尤免之、何連勝及擔保人味哪咩奴·些摩·肥難地……均稱願遵此合約章程而行，承充人及擔保人均願將本身並現在與後來所有物業交出作按，是以立此。⁽²²⁾

1875年訂立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進一步明確了承充人不能依時交納規銀的處罰規定，並寫入了合同第六條：

所納承充規銀是每十五日，過期三日交上期一次。如過期三日不納則罰，即照欠納之銀及日子多少，要每年每百元行息八元算；另任公物會憲將此合約銷廢，如再投喇哈，其價不及原規價之多，仍要承充人(游德、何連勝)及擔保人(味哪咩奴·些摩·肥難地)補足。⁽²³⁾

至此我們看到，遲納規銀須交納罰款，廢約重投須補足投價差額，承充人與擔保人須交出財產物業作按等，成為番攤專營承充的必備條件，表明了番攤專營承充規則的重要變化。作出這些調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證當局承充規銀收入的穩定與可靠。

1876年5月18日，澳葡當局公物會出臺了〈競投總則〉，進一步就進入競投程序的前提資格和履行合同的擔保作出規定，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 開投之前，應將合同條款以中葡兩種文本在公物會門前公示八天。

第二條 所有有意投標者，須在開投之日前五日內，以密封標書提出競投(*serão obrigados a declarar em carta fechada*)，並將依合同要求本人所應提交之保證送抵本公物會秘書處。

第三條 如果投標人所提交之保證係物產抵押，則須同時提交其產權證以及能表明其免

除一切負擔、其抵押可接受的登記局(註契局)證明。

第四條 如果所提交之保證係殷實擔保人，須同時提交擔保人可自由支配之財產證明與免除債務負擔之證明，並且向公物會聲明對承充人未履行之義務負責。

第五條 如果投標人提交的保證係存款，並且所出價格符合公物會之意，則該投標人優先獲得專營承充權。

第六條 招投一經結束，為證明投標人擔保所必須之證件以及存入公物會之款項，應如數交還投標人；投標結束前投標人不能領會那些東西，除非該投標人宣佈不參與投標或者退出投標。

第七條 如果任何投標人所提交之保證不符合公物會之意，公物會將在開投之前兩天內在招標地點公物會門口貼出告示加以公佈，該投標人有權再提交更符合公物會要求的保證以期被接受。⁽²⁴⁾

上述七項規定均涉及番攤專營制度招投階段的規則。第一條規定涉及開投之前的準備，目的顯然是要將招投之事廣而告之，以使更多的人做好準備，參與投標。第二條規定涉及投標的時間與方式。照此規定，投標人投遞標書的時間期限被明確為五天，而且要以密封標書提出競投。此即後來中譯文所說的“暗票出投”或“落票暗投”。值得注意的是，該條規定要求在投遞標書同時提交有關擔保的抵押。這樣，抵押擔保提交的時間由原來的成交之時提前到了投遞標書之時。這意味着對投標人的約束力度進一步加大。第三至五條，規定了擔保抵押的可選擇形式及相關要求：若投標人以物產抵押為擔保，要求交出有關物業的產權證明以及無負擔證明；若由殷實擔保人擔保，需要交出擔保人的財產支配證明以及無負擔證明；若由投保人交出押金為擔保，則有同等條件下獲得承充權的優先權，可見，政府更願意接受現金抵押這種擔保形式，為的是保證政府的收入不落空。第六、七兩條是對投標進程

的進一步規範：前者規定擔保抵押的產權證件和押金須在投標結束方可領回；後者規定，如果投標人提交的標書不合規定，公物會會提前兩天張榜公佈，以使該投標人有機會重新提出可被接受的條件，以增加出投成交的可能性。

1876年〈澳門番攤承充合同〉主要涉及承充經營階段的條款，內容與往年合同的內容保持一致。⁽²⁵⁾可見，這個時期專營承充制度的變化，主

要是在出投成交的環節，即通過加強對進入競投程序的資格控制和加大履行合同的擔保力度，來保證出投成功和政府收入的安全。

借助於有關的公告和章程，我們不僅瞭解到番攤專營承充規則的某些變化，而且對於這個時期的承充情況，也有了較多的瞭解。依據有關的承充合同，我們整理得出了“1873/1874-1876/1877年度澳門番攤專營承充一覽表”：⁽²⁶⁾

表4：1873/1874-1876/1877年度澳門番攤專營承充一覽表

年度	承充規銀	承 充 人	說 明
1873-1874	150,000元	鄭耀(Cham-iu)、 劉越墀(Lao-iut-chi)、 鐘超(Chang-chiu)	由香港商人和興(Vo-Hang)擔保。承充人每月上 期交納規銀12,500元。限開攤館二十六間。
1874-1875	156,050元	尤免之(Jao-men-chi)、 何連勝(Ho-lim-seng)	由味哪咩奴·些喲·啡難吡(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擔保。承充人每月上期交納規銀 13,004元。限開攤館二十六間。
1875-1876	100,100元	游德(Jao-tac)、 何連勝(Ho-lin-seng)	由味哪咩奴·些喲·啡難吡(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擔保。承充人每隔15日上期交納規 銀。限開賭檯二十六張。
1876-1877	141,000元	何老桂(Ho-lo-Quae)	由味哪咩奴·些喲·啡難吡(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擔保。承充人每隔15日上期交納規 銀。限開賭檯二十六張。

統計表顯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實：這個時期的承充人以兩三人合夥承充為主，而且全部是華人；葡萄牙人味哪咩奴·些喲·啡難吡(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連續三個年度充當擔保人，可能是由於葡萄牙人出面擔保較易取得澳葡當局的信任，也反映出澳門華商與居澳葡人之間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前兩個年度的合同稱限開“攤館二十六間”，而後兩個年度的合同則稱限開“賭檯二十六張”，查葡語原文皆

為：“mezas de jogo de fantan”。鑒於早在1858年的合同中即有“每間賭館(casa de jogo)限設一張賭檯(meza de fantan)”的規定，故“賭檯二十六張”與“攤館二十六間”實為同義語。可見，隨着承充規銀的增長，番攤賭博專營的規模也在增長。

關於這個時期番攤賭博專營收入與各種專營收入的相對地位，我們依據有關統計表，加工整理出了下列統計表⁽²⁷⁾：

表5：1873/1874-1876/1877年度各項專營承充收入一覽表(單位：圓)

年度	白鴿票	番攤	魚欄	豬肉	鹽貨	牛肉	澳門鴉片	澳門闖性	氹仔鴉片番攤	路環鴉片番攤	總計
73-74	46,800	150,000	3,780	13,600	6,000	5,240	42,000	17,033	4,520	3,310	293,783
74-75	46,800	156,050	9,010	13,000	6,220	5,240	42,000	17,033	5,810	3,310	305,973
75-76	34,200	100,100	9,010	14,500	4,220	6,090	17,000	43,767	5,810	4,250	238,947
76-77	34,200	141,000	9,010	14,500	4,250	6,090	17,000	43,767	7,380	4,250	281,447

註釋：保留整數，小數點部位四捨五入。

表中顯示，這幾年番攤成交收入雖然有一定的波動，但總體規模仍穩步上昇。其間，1875-1876年度成交規銀下降幅度較大，減少伍萬多圓，顯然是受1875年颱風災害的影響。但隨後即有所回昇，以故平均進項仍高達136,825圓。所佔各項專營總收入之比重，四個年度分別為：51.06%、51.01%、41.89%和50.10%，平均則為48.52%。這個比例較前一時期有所下降，其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番攤收入本身的減少，二是其它專營收入(如漁業、豬肉、牛肉、澳門闡性以及氹仔番攤鴉片等)的增長。

從收入變化的趨勢來看，1876年何桂的承充規銀雖有較大回昇，達到141,000圓，但距離最高年度的169,800圓仍有較大差距。在看重收入多少的澳葡當局看來，現行辦法造成了政府招投收入的減少。於是，對番攤賭博的運行規則做了一次大的調整。

四

何桂的專營合同將於1877年9月10日到期。按照慣例，公物會於7月21日在《澳門憲報》上發佈招投公告，定於7月28日進行下一年度澳門番攤專營權的出投：

奉公物會命，茲定將於本月28日中午，在公物會前招人投充一年期澳門番攤館專營權，為此，本公物會將接受密封標書，直至前定日期和時刻。

標書應包括投標人所出的價格、投標人之簽名，確定之擔保人；且應以中葡兩種文字寫明“澳門番攤館專營權投標書”字樣。

在上述確定之日期和時刻，當眾開啟所有標書，以最高價為低價競投；承充權將被授予向公物會出價最高的投標人。

澳門，公物會秘書處，書記官亞宋生(J. C. Paes d' Assumpção)，1877年7月21日示⁽²⁸⁾。

這份招投公告延續了本文前述的招投規則，但也有值得注意的變化：一是對標書的格式和內容提出規範性要求；二是對投標方式做了修改：“在上述確定之日期和時刻，當眾開啟所有標書，以最高價為底價競投。”這實際上將投標過程分為前後銜接的兩部分，先以暗票競投方式投出底價，再以明喊方式投出最後的出價最高者。

然而，到了1877年8月13日，《澳門憲報》卻刊出了澳葡當局於8月11日發佈的第七十七號政府訓令(Portaria № 77)，作出了下列三項決定：

第一，自9月12日起，本殖民地番攤賭館及紙牌館規銀之徵收，不再以專營權競投之方式進行(*deixará de ser cobrada por meio de adjudicação de exclusivo*)。

第二，自9月12日起，任何人皆可在公物會規定的地點並按照公物會所訂章程開設番攤賭館和紙牌館。

第三，禁止私自開設番攤賭館，違者罰款一千圓，並受到其它刑事處罰⁽²⁹⁾。

於是，推行了二十餘年的番攤專營競投承充制度被一紙政令取消了。番攤賭博經營由公開競投恢復到了博彩經營合法化開始時期的領牌經營制。

至於作出這種改變的原因，訓令亦有較為詳細的說明。第七十七號政府訓令的開頭部分說：

澳門地捫及其屬地省政府

鑒於急需按照國家管理中實行的政治經濟原則的變化重組本殖民地的公共財政；

鑒於以專營競投方式承充公共收入是一種錯誤的和有害的制度，它造成了一個多餘的角色——承充人；他們為了獲得其經營利潤，日益增加對公眾收費，不僅對公眾，也對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

鑒於承充人對公共收入的競投承充導致了嚴重的弊端，更何況這種程式使得國家收入依賴於大資本家的計策，從而被置於了極端不穩

定的基礎之上，任何一個簡單的結果都能使之垮掉。

鑒於本殖民地的商業在過去的幾年間並未縮減，因此應該預見，資本和公共財富的彙聚應該同樣在各個收入項目、尤其是番攤專營承充收入上顯示出來。

鑒於與本殖民地工商業活動發展的實際狀況相反，最近一次番攤賭博承充競投所出的價格，不過是那些獨能憑藉自己的意志利用壟斷的大資本家施展計策的結果。那些勢力雄厚的資本家極力施展計策迫使其他競投者放棄，將他們排斥出去，從而獲得了他們自己的專有權。

鑒於這一年番攤承充招投的最高價格比上一年的投標成交價格減少了三分之一；如此嚴重的縮減如果接受的話，將嚴重擾亂本殖民地的財政，也就意味著毫無保留地認可專營承充人的意志。

因此，本總督聽取了公物會和總督公會的意見，他們一致表示贊同，故緊急宣佈取消專營權。

由此訓令可知，按照公物會的出投公告，依時於1877年7月28日進行了番攤館專營承充的招投。結果，成交價格比上年何桂承充的價格減少了三分之一，即祇有九萬餘圓，降到了1864年以來的最底點。可見，正是這個事實，讓澳葡當局的官員們改變了對番攤專營承充制度的看法，他們全面否定了專營承充人的必要性。在他們看來，保證政府收入的穩步增長是第一要務；不能達成這個結果的制度，就是不可接受的。他們意識到，將政府財政置於少數資本家操縱的基礎之上是危險的；番攤承充的收入應該與本澳工商業的發展保持同步增長。於是，他們一致贊成立刻取消了番攤專營承充制度。

在七十七號政府訓令發佈的次日，公物會就按照訓令的精神發佈了招領牌照的公告，內容如下：

第一，公物會准予在澳門城內開設十六間番攤館，其中草堆街(Rua das Estalagens)七間，沙欄仔(Tarrafeiro)一間，國王新街(Rua nova d'El-Rei)一間，西孟街(Rua do Simão)一間，營地街(Rua dos Mercadores)一間，福隆下街(Rua da Caldeira)一間，下環街(Praia Manduco)一間，板樟堂前地(Largo de S. Domingos)一間，新橋(San-kio)一間，進教園(S. Lazaro)或水坑尾門(Porta do Campo)一間。

第二，截至本月18日中午，本公物會接受承領上述賭館牌照之密封申請書，每間賭館分別領照。

第三，申請書應包括領牌人之姓名，欲開賭館之位置，所出之月規銀數等。

第四，報價最高、且符合公物會之意者，優先獲得牌照。

第五，一旦申請書被接納，將依照法律程式給予領牌者相應的賭館經營權。

第六，未被接納的申請書將被視為無效，且不必加以公佈。

第七，所有未領牌的賭館，將在18日同一天舉行公開競投。

第八，已領取牌照的賭館數至少達到四分之一，或者其數量符合公物會之意，合同即被確認為最後決定。

第九，本公物會向承充人保證發牌不超過十六間番攤賭館，亦不允許改變番攤館的位置，除了這些番攤賭館外，祇准另外開設六間紙牌館。

第十，所發放的牌照為期一年，每月預付牌照規銀；此外，領牌人須將與一個月規銀等額的款項存於公物會作為擔保，或者提交殷實擔保人。

第十一，六間紙牌會館可以設在更符合領牌人之意的地方，同樣接受領取牌照的密封申請書，或者在番攤之後，按照同樣的條件進行公開競投。⁽³⁰⁾

這份公告顯示，澳葡當局已經全面取消了多年以來的競投承充專營權的做法，僅在局部的環節上仍保留競投的色彩。第一，番攤館的具體位置和分佈由官方決定，而非由承辦人自由選擇，並且在承領以後不得改變攤館的位置。第二，每間賭館分別發放牌照，從而經營權不再具備專營性質。第三，報價最高、且符合公物會之意者，優先獲得牌照；未領牌的賭館，將在18日同一天舉行公開競投，這兩條延續了競投的規則。

六天之後的8月18日，公物會再次發佈了關於十六間番攤館領牌的公告，對有關事宜做了更為細緻的規定：

第一，四間一等賭館設於草堆街二層樓房；每間月納規銀一千五百圓。

第二，九間二等賭館設於gudões，其中草堆街三間、沙欄仔一間、西孟街一間、營地街一間、福隆下街一間、下環街一間、國王新街一間；每間月納規銀七百圓。

第三，三間三等賭館設於gudões，其中板樟堂前地一間、水坑尾門一間、新橋一間；每間月納規銀二百圓。

第四，牌照即日起發放，每間賭館單獨發照，不用競投；自九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一年。

第五，每隔十五天預付牌照規銀。

第六，每間牌照須有一筆金額與月納規銀相等的存款，或者交出殷實擔保人；若承充人未履行第五條之規定，這筆錢即歸公物會所有，牌照亦將被撤銷。⁽³¹⁾

這份公告進一步將十六間攤館劃分成三個等級，分別確定它們可以開辦的具體位置，並將領牌的價格分別定為一千五百圓、七百圓和二百圓。公告明確指出“每間賭館單獨發照，不用競投”。最後強調了對承辦人違規行為的處罰。

同年10月13日，公物會書記房在《澳門憲報》上公佈了十六間番攤館和六間紙牌館發放牌

照情況一覽表⁽³²⁾。表中顯示，截至發佈資料時，共發出十間番攤賭館的牌照，計有：一等攤館三間，分別由何桂(二間)和馮成(一間)承領；二等攤館六間，其中馮成三間、沈益森(San-iec-sun)和盧合(Lu-ap)各一間，陳耀(Chan-io)和林連(Lam-lin)共開一間；三等攤館一間，由何碧雲(Ho-pec-van)承領開辦。六間紙牌館全部發放完畢。顯然，原來計劃的十六間番攤館有六間沒有發出牌照，直到11月17日公物會仍在《憲報》上發佈剩餘攤館牌照的招領公告。⁽³³⁾後來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從1878年8月的招領公告將攤館間數減為十二間來看，很可能最終沒有完全發放出去。也就是說，1877-1878年度實際上沒有開足十六間番攤館。

1878年8月1日，公物會按照第七十七號政府訓令發佈了新一年的招領公告，繼續在番攤經營方面推行領牌制度，公告將計劃發放的牌照數量減為番攤館十二間、紙牌館三間，並詳細規定了領牌和經營的規則。公告內容共有三十條，與前述公告的不同之處在於：首先，將十二間番攤館劃分為四等，相應的規銀價格調整為二千圓、八百圓、四百圓和二百圓。紙牌館規銀一律為二百圓。第二，各等攤館的位置僅做了大致規定，沒有逐一具體規定開辦的地點。第三，領牌人過期三天不納規銀，每過一天照月規銀之10%處以罰款。第四，申請書中包括攤館間數較多和出價高的申請書可能會被優先考慮。⁽³⁴⁾

1879年8月2日澳門公物發佈下一年度番攤領牌告示：

緣定西本月十一日即光緒五年六月廿四日午後一點鐘，在本公物會公所准人領照開番攤館十二間，並紙牌會館三間，其大概章程，照上年款式樣，在本寫字房，每日自十點鐘至三點鐘可以到看。⁽³⁵⁾

由此可見，1879-1880年度，也是按照第七十七號政府訓令規定，並照上個年度的做法，對澳門番攤賭館的經營實行了領牌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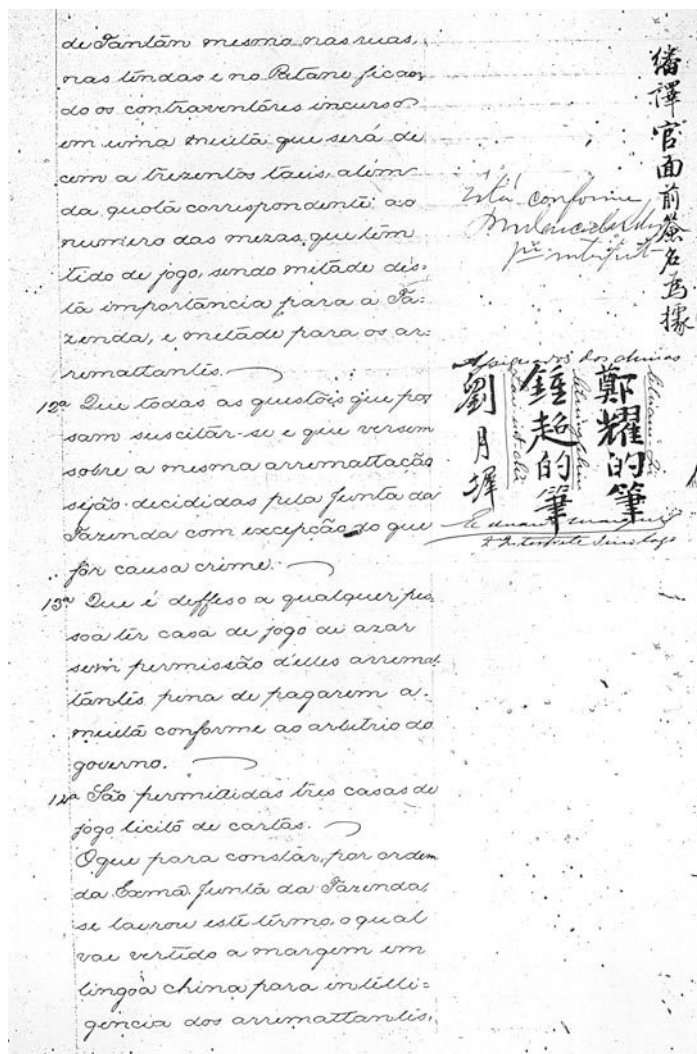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澳葡當局宣佈取消專營承充，直接導源於承充收入的減少，決定改行領牌經營，也正是為了增加收入。那麼，這三個年度澳門番

攤賭博的收入情況如何呢。我們根據澳葡公物會書記房刊佈在《澳門憲報》上的有關報表，整理得出如下資料⁽³⁶⁾：

表6：1877/1878-1879/1880年度各項專營承充收入一覽表(單位：圓)

年度	白鴿票	番攤	魚欄	豬肉	鹽貨	牛肉	澳門鴉片	澳門闖性	氹仔鴉片番攤	路環鴉片番攤	總計
77-78	47,000	112,981	11,750	14,500	4,250	3,000	17,100	43,767	7,380	3,500	265,228
78-79	47,000	139,200	11,750	17,200	10,000	3,000	23,000	133,667	7,380	3,500	396,957
79-80	44,700	129,600	11,750	17,200	10,550	4,100	23,000	133,667	6,400	3,500	384,877

註釋：1)保留整數，小數點部位四捨五入。2)1879-1880年資料已按照 850 reis = 1 pataca 的比率換算為 pataca (圓)。



【圖4】1873年8月28日重簽合同之末頁

(澳門歷史檔案館：MO / AH / DSF / 021 / 0001, fl. 6v)

從表中的統計來看，實行領牌經營的第一個年度(1877-1878)，番攤收入的確較此前招投成交的價格有所回升，達到了112,981圓，第二年又增加到了139,200圓。當澳門總督將此情況報告葡國海事海外部後，還得到海事海外部的來函表揚。⁽³⁷⁾然而，這個數位仍未達到1875年以前的水準。相反，第三年的收入卻又回落到129,600圓。顯然，將專營承充制度改回領牌制度，並未能實現增加番攤賭餉收入的目的。於是乎，澳葡當局又一次對番攤賭博經營的制度進行了調整。

五

在第三年領牌經營到期換領新照之前，澳葡公物會於1880年7月30日發佈公告，定於8月18日(華曆七月十三日)一點鐘，按照上一年度章程，在本公所當公物會憲前將澳門番攤館十二間並打紙牌公司三間招人領牌。⁽³⁸⁾

然而，到了領牌那一天，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公物會隨即改玄更張，恢復了以競投獲得專營權的做法，並得到了澳督的批准。澳督發佈的第七十三號政府訓令指出：

照得公物會曾經按照丁丑年七月初三日第七十七號札諭出示，將澳門番攤館十二間出投領牌(*concederia licenças*)，其章程則照戊寅年七月初五日第三十一號憲報刊刻，至今仍舊遵行。

查本月十三日乃是招人領牌之期(*o dia destinado para a concessão de novas licenças*)，係自八月初七日起計。惟現日多有欲行全盤領取，是以公物會當眾定其出投至高有益於該會者(*se licitasse a favor da fazenda por quem mais vantagens offerecesse*)，但當時投者紛紛呈出章程。本部堂查閱章程，雖屬多有裨於該會，究與領牌之例(*o systema da concessão*)不符，因照舊領牌，不若承充競取(*um monopolio disputado*)增益更多。本部堂諒將舊章更改，必於該會有裨，而庫款入息更豐，故與該會妥商，亦經允協。茲特照下所列該會准行定章，將澳門番攤改期於本月十九日出投(*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其章程由該會書記簽名附刊本札諭後。⁽³⁹⁾

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在領牌之時，有多人提出欲“全盤領取”，而他們所出的價格又可大大增加公物會的收入。可見，在經營者看來，總攬專營比分散經營更有利于經營者，所以他們願意出更高的價格來“全盤領取”。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恢復競投專營承充制度。其二，不論是公物會的認識，還是總督的訓令，都對兩種經營方式有明確的區分。指稱現行做法用的辭彙分別有：“出投領牌”(*concederia licenças*)、“領牌之期”(*o dia destinado para a concessão de novas licenças*)和“領牌之例”(*o systema da concessão*)等；而指稱擬改行的做法則用：“出投(*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承充競取(*um monopolio disputado*)”和“出投至高有益於該會者(*se licitasse a favor da fazenda por quem mais vantagens offerecesse*)”等詞語。這再次證明，

領牌制與專營承充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其三，就實行領牌制三年的收入來看，並未實現增加收入的目標，加之多人願出更高價格“全盤承領”，公物會官員們從現實中認識到，“照舊領牌不如承充競取增益更多”，從而確信“將舊章更改，必於該會有裨，而庫款入息更豐”。於是，他們決定終止現行的領牌制度，重新選擇了已行之二十餘年的專營承充制度。

同日，澳葡當局公物會經過商討，發佈了番攤專營的招投章程，並得到總督的批准而成為七十三號政府訓令的一部分，其內容如下：

一、承充番攤以一年為期，自本年九月十一日、即庚辰年八月初七日起計。

二、該承充人限開十六間館為止，如所開不足十六間之數，亦要納足十六間之規。附款一：該番攤館所設何處，任承充人意見，但由媽閣起至關關止。

三、該承充人應每月預先稟報華政衙門並巡捕兵營知悉，來月係在某街、欲開館若干？

四、所納之規，係每月十五日上期。倘逾期三日不納，則罰銀按每百圓每月十大圓算。

五、該承充人應承自行妥理館內各事，亦可任本官隨時稽察。倘館中事有未妥，為承充人是問。如館中有事，本官自當度其時勢，調兵助理。

六、所有二等牌館，或下等牌館，並擲骰子館，及擲棉羊各款賭博，均仍舊嚴禁。

七、凡有私開賭館，固有礙於公物會，亦有損於承充人，須按丁丑年七月初三日第七十七號札諭內第三款，罰銀壹千圓，另照例所定各款而辦。

八、本合同內倘有爭論之處，歸公物會斷明。如係犯有罪案，則歸各應理之衙門辦理。

與1876年何桂承充澳門番攤生意的合同相比，恢復後的番攤招投章程，有一些細節上的差別：將准開番攤館的數量限額，由原來的二十六間改為

十六間；取消了承充人可事先申請獲批於限額之外增開攤館的條款；過期支付規銀的罰款額度由原來的每百圓罰八圓改為每百圓罰十圓。雖然有這些細節上的差別，但從全部章程條款來看，實際上已經全面恢復了1876年前的規則。這樣，經過三年的領牌經營之後，澳門番攤經營又恢復到了專營承充制度。

那麼，恢復競投承充制度的效果如何呢？根據公物會管數官提供的報表，1880-1881年度澳門番攤競投成交規銀為139,655,000厘士，即164,300圓。⁽⁴⁰⁾這個數位已經接近最高年度(1878-1873)169,800圓的數位，澳葡當局增加收入的措施，可謂立竿見影。

結語

本文利用大量原始文獻(特別是較多首次徵引的文獻)，較為深入系統地探討了1847-1880年間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的發展過程。研究依據新見史料，揭示了新的史事，較大幅度地豐富了對番攤專營早期階段發展進程的認知。

番攤賭博作為晚清時期澳葡當局推行專營承充制度的主要領域，並非自始就實行專營承充，亦並非一直實行這種制度。研究表明，番攤賭博的合法化領牌經營為開始。1850-1851年度開始實行以競投招人承充的專營制度。二十餘年後出現了反復，在1877-1878到1879-1880三個年度，改行博彩合法化開始時期的領牌經營制。自1880-1881年度起，又改行專營承充。這種由領牌到專營、專營到領牌，領牌再到專營的變化軌跡顯示，就番攤賭博這種特殊行業而言，壟斷性專營具有比領牌經營更多的優越性：對於經營者來說具有較大的利潤空間，因而更有吸引力；對於當局而言，也更能保證政府收入的穩步增加。這即是經營者和澳葡當局都選擇專營承充制度的必然性所在。

專營承充制度包括競投立約和專營運作兩個階段(或者環節)。競投立約階段包括確定出投時間、

發佈招投公告、舉行投標過程、簽訂承充和約等事項。有關該階段的規則，最初較為簡單。起初的競投方法當為明喊，以出價最高者為中標者(即專營權獲得者，舊譯“承充人”)，隨即簽訂承充合同。〈1858年番攤專營合同〉已有“以密封信函”提交申請的規定，此即所謂“暗票出投”之法。此環節有一重要事項，即是承充人要為即將簽署的合同作出擔保。起先祇需提交擔保人的姓名，並由此人作出擔保承諾。1873年的合同開始加大對於擔保的約束力度，要求承充人或者擔保人交出現金或物產抵押作按，以為合同擔保。1876年專門頒行〈競投總則〉，規定承充人或擔保人若以物業抵押為擔保，須提交有關的產權證明和無負擔證明；若以存款抵押，則在同等條件下可優先獲得承充權；這些擔保須於標書同時提交。1877年7月的番攤出投公告，對標書的格式提出規範化要求，並規定了暗投與明喊並用的競投方式，即先已暗票投出底價，再以明喊投出最後的出價最高者。此項規矩成為1880年恢復競投專營之後的通常做法。擔保事宜談妥確認，承充人即與公物會簽字立約，完成專營承充的前期階段。

專營運作以承充合同的規定為據。1858年的承充合同可視為早期階段番攤專營運作規則的代表，它從多個方面對番攤專營作出規定：專營的時限與地域範圍及其排他性，以一年為期，以澳門半島(媽閣到關閘)為界，由承充人專營，他人私開須處以罰金；承充專營的規模：准開攤館數以二十間為限，欲增開須事先報請公物會批准並支付相應的規銀，否則須處以罰金；承充人應該遵守的規則：通報所開賭館之數量與位置，維護館內治安，開館時間不得超過夜間十二點鐘，按時支付承充規銀等；履行合同之擔保：承充人拖欠承充規銀以及銀違約而遭受罰款，均須擔保人代為支付等。這些規則大體上保持不變，僅有少許改變，如准開攤館之數量，1873年後增至二十六間並准開三間紙牌館，1880年恢復專營承充制度後減為16間，並禁止開辦其它形式的賭館。1873年合同規定拖欠規銀導致合同被銷

廢，並須由承充人和擔保人補足重投之後的價格差額；1875年合同增加了對拖欠規銀處以罰金的規定，起初為每拖欠一日按月規銀百圓罰款八圓，1880年8月恢復後增加為月規銀每百圓罰十圓。

番攤賭博雖然不是最早開始競投專營的項目，但是，它一旦進入這個體制的運作規程，很快就成為了各項專營中的“龍頭老大”。依據此前鮮見利用的澳葡公物會管數官提供的專營承充收入統計資料，並部分地核對於原始合同資料

獲知，在本文研究的期間，澳門番攤專營承充規銀佔各項專營承充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31%和62%之間波動，成為澳葡當局財政收入中的大宗進項。惟其如此，澳葡當局自然十分重視對番攤專營制度的完善和運用。雖然一度因為收入減少而產生過對專營承充制度的懷疑，並出現了三個年度的反復，但很快就重新選擇了競投專營承充制度。至於恢復專營承充制度以後番攤專營的運作情況，及其在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地位等問題，容待另文討論。

【註】

- (1) C. A.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Primeira edição portuguesa da versão apreendida em 1926,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1990, pp. 252-253; Eudore de Colombar, *Resumo da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Jacinto José do Nascimento Moura, 1927, p. 124; Jaime de Inso, *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 Oriente*, Macau: Escola Tipografia do Orfanato, 1930; Luis Gonzaga Gomes, *Efemérides da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Coleção Notícias de Macau, 1954, p. 92.
- (2) A. Pinto, "Gambling in Macau", in D. Cremer (ed.),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Hong Kong: UEA Press Ltd., 1987, pp. 155-157.
- (3) Luis Quental, "O Fantan em Macau no Século XIX", in *Macau*, II Série, Nº 4, Agosto 1992, pp. 84-87.
- (4)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3.º Volume, *Século XIX*,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de Macau, 1995, pp. 129, 136, 150, 217, 228-229, 241, 247, 252, 253, 258, 270, 281, 313, 325, 344, 362-363; 4.º Volume, *Século XX*,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de Macau, 1997, pp. 26, 27, 34, 35, 37, 40, 44, 45, 50, 53, 70, 77, 80, 82, 90.
- (5) Custódio N. P. S. Cónim e Maria Fernandes Bragança Teixeira, *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 1999, pp. 431-432, Anexo Estatístico, p. 279.
- (6)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dir.),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3.º Volume, *Macau e Timor: Do Antigo Regime à República*,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p. 51-52, 435-438. 例如〈社會與日常生活〉一章內作者引述了時人關於番攤賭館場景的描述，番攤賭博的機制，並且概述了1880年一份番攤承充合同的要點。
- (7)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dir.),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3.º Volume, *Macau e Timor: Do Antigo Regime à República*,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p. 196-205, 242-243.
- (8)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版。
- (9) 張廷茂：〈晚清澳門專1營制度探源〉，《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1期，澳門文化局2009年夏季刊，頁10-11。
- (10) "1849 – Data aproximada da criação do jogo do Fantan, em Macau ou, pelo menos, data da 1.ª licença para esse efeito, concedida por um governador - Ferreira do Amaral." –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3.º Volume, *Século XIX*, p. 129.
- (11) Maria Luisa Abrantes, Miguel Rui Infante e José Sintra Martinheira (eds.), *Macau e o Oriente n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1833-1911*,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9, p. 51.
- (12) 參見：《Dicionário da Língua Portuguesa》，Lisboa: Empresa Literaria Fluminense, Lda, 2000, p. 101; 《Dicionário de Português-Inglês》，Porto: Porto Editora, Lda, 1998, p. 120.
- (13) *Boletim Oficial*, Nova Serie, Vol. 6, Nº 8, 11-01-1851, pp. 5-6, Nº 35, 19-07-1851, p. 115.
- (14) *Boletim Oficial*, Vol. XXV, Nº 6, 08-02-1879, p. 43; Vol. XXVI, Suplemento ao Nº 33, 19-08-1880, pp. 231-232.
- (15) *Boletim Oficial*, Vol. IV, Nº 31, 29-05-1858, p. 121. 中譯文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專營制度探源〉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九，《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1期，頁18。
- (16) *Boletim Oficial*, Vol. V, Nº 30, 21-05-1859, p. 117. 中譯文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專營制度探源〉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十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1期，頁19-20。

- (17) “Copia sobre o Exclusivo do Jogo China Fantan do 3º. da Sessão da Junta de Fazenda de 2 de Janeiro de 1855” – “Houve de se mandar lavrar o competente Termo, que Nicoláo Tolentino Fernandes tem de assignar como arrematante da licença para o exclusivo do Jogo china Fantan, ou Lantán, por tempo de tres annos, a contar desde o 1o. de Agosto do corrente anno até o fim de Julho de 1858, á razão de mil e cinco patacas por mes pagas por adelantados de dez em dez dias em cada mes, com as mesmas condições e responsabilidades em vigor, sob a fiança de Bernardino de Sena Fernandes, por ser o maior preço que se offereceu, em consequencia do aviso de 14 de Dezembro de 1854. – Assinados – Guimarães. – Sequeira Pinto. – Santos. – Miguel Pereira Simoens. – Rocha. – Está conforme. – Miguel Pereira Simoens, Escrivão da Fazenda.” – *Boletim Official*, Vol. V, Nº 30, 21-05-1859, p. 117.
- (18) *Boletim Official*, Vol. V, Nº 30, 21-05-1859, p. 117. 中文譯文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專營制度探源〉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十，《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1期，頁19。
- (19) “Annuncio para se Arremattarem as Licenças para os Exclusivos de Cozer Opio e Vendel-o Cozido e do Jogo de Fantan, 24 de Julho de 1867” – *Boletim Official*, Vol. XIII, Nº 30, 29-07-1867, p. 174; “Aviso para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e jogo Fantan e da Venda de peixe no dia 18 de Agosto de 1869” – *Boletim Official*, Vol. XV, Nº 33, 16-08-1869, p. 156; “Aviso sobre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e jogo fantan no dia 27 de agosto de 1870” – *Boletim Official*, Vol. XVI, Nº 34, 22-08-1870, p. 145; “Edital sobre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e jogo fantan no dia 2 de setembro de 1871” – *Boletim Official*, Vol. XVII, Nº 34, 31-08-1871, p. 138; “Aviso sobre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no dia 22 de julho de 1872” – *Boletim Official*, Vol. XVIII, Nº 26, 22-06-1872, p. 114. Nº 28, 06-07-1872, p. 125.
- (20) “Mappa dos rendimentos de todos os exclusivos e contratos de renda do estado em Macau nos annos abaixo mencionados(1859 a 1860-1878 a 1879)”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 Nº 35, 30-08-1879, p. 197. 張按：該表第八欄顯示，澳門開辦闌性承充始於1867-1868年度。第九欄顯示，氹仔和路環開辦闌性承充始於1872-1873年度，1875-1876年度開始併入澳門闌性，半島和離島三地闌性一同承充。第十二欄顯示，氹仔路環豬肉承充始於1878-1879年度。
- (21)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一。
- (22) “Termo do contrato do exclusivo de jogo fantan em Macau [até 10 de Setembro de 1875] aos dia 27 do mez de junho de 1874” – MO / AH / DSF / 021 / 0001.
- (23) “Termo da arremataçã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por \$100, 100 por anno[até 10 de Setembro de 1876] aos vinte e oito dias do mez de junho de 1875” – MO / AH / DSF / 021 / 0001.
- (24)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二。
- (25) “Termo d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em Macau por 141, 000 ao anno a contar de 11 de Setembro de 1876 em diante, aos vinte um dias do mez de julho de mil oitocentos setenta e seis annos em Macau.” – MO / AH / DSF / 021 / 0001.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 Nº 37, 09-09-1876, p. 148.
- (26) “Termo d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em Macau [até dez de Setembro de 1874] aos cinco dias do mez de agosto de 1873” – MO / AH / DSF / 021 / 0001. “Termo do contrato do exclusivo de jogo fantan em Macau [até 10 de Setembro de 1875] aos dia 27 do mez de junho de 1874” – MO / AH / DSF / 021 / 0001. “Termo da arremataçã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por \$100,100 por anno[até 10 de Setembro de 1876] aos vinte e oito dias do mez de junho de 1875” – MO / AH / DSF / 021 / 0001. – “Termo d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em Macau por \$141,000 ao anno a contar de 11 de Setembro de 1876 em diante, aos vinte um dias do mez de julho de mil oitocentos setenta e seis annos em Macau” MO / AH / DSF / 021 / 0001.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 Nº 37, 09-09-1876, p. 148.
- (27) “Mappa dos rendimentos de todos os exclusivos e contratos de rendas do estado em Macau nos annos abaixo mencionados”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 Nº 35, 30-08-1879, p. 197.
- (28)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三。
- (29)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四。
- (30)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五。
- (31)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六。
- (32) 參見本文附錄“徵引文獻輯錄”文獻之七。
- (33)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I, Nº 46, 17-11-1877, p. 182.
- (34) “Annuncio da junta de fazenda para se conceder licenças para abertura de 12 casas com banca de jogo de fantan, e 3 clubs ou pai-cuns para jogo carteadado em Macau no dia 14 de agosto, 1 de agosto de 1878”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V, Nº 31, 03-08-1878, pp. 123-124.
- (35) “Annuncio para se concederão licenças para 12 casas de jogo de fantan e 3 clubs para jogo carteadado no dia 11 do corrente mez, 2 de agosto de 1879”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 Nº 31, 02-08-1879, p. 168. Nº 32, 09-08-1879, p. 175.
- (36) “Mappa dos rendimentos de todos os exclusivos e contratos de rendas do estado em Macau nos annos abaixo mencionados”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 Nº 35, 30-

08-1879, p. 197. “Mappa dos rendimentos de todos os exclusivos e contratos de rendas do estado em Macau nos annos abaixo mencionados”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XII, Nº 32, 12-08-1886, p. 306.

- (37) “Ill.^{mo} e Ex.^{mo} Sr.–S. ex.^a o ministro e secretario d’estado dos nego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 a quem foi presente o officio de V. Ex.^a datado de 22 de agosto proximo passado, dando conhecimento de que o preço das licenças para abertura de casas de jogo de fantan subira 23,000 patacas sobre o que vigorava anteriormente, encarregame de comunicar a V. Ex.^a, que lhe foi agradável receber esta noticia, a qual affirma uma vez mais a crescente prosperidade da provincia sob o seu governo. Deus guarde a V. Ex.^a – Secretaria d’estado dos nego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 em 22 de outubro de 1878.”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V, Nº 51, 21-12-1878, p.

201.

- (38) “D’ordem da ex.^{ma} junta da fazenda se annuncia que no dia 18 de agosto do corrente anno, á 1 hora da tarde na sala das sessões se concederão licenças para abertura de doze casas de jogo de fantan e tres clubs para jogo carteadado. As condições geraes são as mesmas do anno passado e acham-se desde já patentes na secretaria da junta das 10 horas ás 3 da tarde.”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 Nº 31, 31-07-1880, p. 217. Nº 32, 07-08-1880, p. 222. Nº 33, 14-08-1880, p. 227.
- (39) 參見本文附錄 “徵引文獻輯錄” 文獻之八。
- (40) “Mappa dos rendimentos de todos os exclusivo e contratos de rendas do estado em Macau nos annos abaixo mencionados” – *Boletim Official*, Vol. XXXII, Nº 32, 12-08-1886, p. 306.

• 本文徵引文獻輯錄 •

Documento Nº 01

Termo d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em Macau]

鄭耀、劉越墀、鍾超承充一年期澳門番攤和約章程

[até dez de Setembro de 1874] aos cinco dias do mez de agosto de 1873

Aos cinco dias do mez d’Agosto de mil oitocentos setenta e trez annos, perante a Ex.^{ma} Junta da Fazenda foi arremattado em leilão publico com as formalidade das leis 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pelos Chinas Cham-iu, Lao-iut-chi e Chang-chiu pela quantia de cento e cincoenta mil patacas pelo tempo certo de um anno, a contar desde onze de Setembro em diante, com as mesmas condições do contrato passado abaixo transcriptas, dando por garantia cincoenta acções de seguro de quinhentos taeis cada uma e por fiador e principal pagador o China Vo-Hang negociante em Hongkong, que a mesma Ex.^{ma} Junta houve por bem acceitar, e elle China Vo-hang na qualidade de fiador e principal pagador declarou acceitar todos os termos da arremattação deste contrato, sendo obrigados os arremattantes Cham-iu, Lao-iut-chi e Chang-chiu a pagar todos os mezes em prestações adiantadas a quantia de doz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e no cazo que os refferidos arremattantes Cham-iu, Lao-iut-chi e Chang-chiu faltarem ao dito pagamento será rescindido este contrato para ir novamente em praça o dito exclusivo, e obrigando-se elle Vo-hang como fiador e principal pagador e pela quantia acima mencionada em deposito na Thesouraria da Fazenda e por todos os seus bens havidos e por haver ao pagamento das prestações devidas, e qualquer differença para menos que a nova praça possa occasionar.

Condições do contracto

- 1.^a O prazo da arremattação é de um anno, a contar desde o dia onze de Setembro do presente anno.
- 2.^a Pelo dito preço que arremattaram de doze 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por mez, a pezo de sete e dois os arremattantes não poderão ter abertas mais de vinte e seis mezas de jogo.

3.^a Ainda que os arrematantes não tenham abertas as vinte e seis mesas, são contudo obrigados a pagar o total do preço que arremattaram.

4.^a No cazo que os arrematantes julguem que precisam abrir mais mesas alem das vinte e seis que tratam os artigos antecedentes, poderão pedir licença a Junta da Fazenda, que lhes poderá negar ou conceder. No cazo de lha conceder, os arrematantes deverão pagar por cada meza que abrir e em quanto estiver aberta, uma quota proporcional do preço por que arremattaram a licença para vinte e seis mesas.

5.^a Os arrematantes tem 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em Macáo, desde a porta do cerco até a Barra e poderão por conseguinte dentro deste limite ter as mesas de jogo que julgarem convenientes em conformidade dos artigos antecedentes.

6.^a Os arrematantes daram parte ao governo do numero das mesas que tem abertas e das suas localidades.

7.^a O pagamento da licença para exclusivo do dito jogo Fantan, será por quinzenas adiantadas, com a expressa condição acima refferida.

8.^a No cazo que os arrematantes tenham aberta alguma meza alem das vinte e seis em conformidade do artigo 2.^o e sem proceder a licença que determina o artigo 4.^o, serão obrigados a pagar alem da quota que corresponder a essa loja mais metade da sua importancia como multa pela contravenção.

9.^a Aos arrematantes incumbem a prover sujeitos a inspecção do governo a policia interna das mesas de jogo por cuja regularidade e boa ordem serão responsaveis, ficando a cargo do governo prestar-lhes auxilio de forças nos cazos em que as circunstancias reclamarem.

10.^a As mesas de jogo não poderão conservar-se abertas depois de meia noite, sob pena de pagar a multa de cinquenta taeis, sempre que nellas for encontrada gente a jogar depois de passada aquella hora.

11.^a Alem dos arrematantes e das pessoas por elles authorizadas, a ninguem mais será permittido ter jogo de Fantan mesmo nas ruas, nas tendas e no Patente ficando os contraventores incursos em uma multa que será de cem a trezentos taeis, alem da quota correspondente ao numero das mesas que tem tido de jogo, sendo metade desta importancia para a Fazenda, e metade para os arrematantes.

12.^a Que todas as questões que possam suscitar-se e que versem sobre a mesma arremattação serão decididas pela Junta da Fazenda com excepção do que fôr causa crime.

13.^a Que é deffeso a qualquer pessoa ter caza de jogo de azar sem permissão d'elles arrematantes pena de pagarem a multa conforme ao arbitrio do governo.

14.^a São permittidas trez cazas de jogo licito de cartas.

O que para constar por ordem da Ex.^{ma} Junta da Fazenda, se lavrou este termo, o qual vai vertido a margem em lingua china para intelligencia dos arrematantes e estando estes presentes depois de ser lido e bem explicado pelo Interprete da Lingua Sinica, declararão que elles se obrigarão pelos seus bens havidos e por haver ao inteiro cumprimento deste contrato e estando também presente o fiador e principal pagador o China Vo-hangnegociante em Hong Kong declarou que se obriga pela garantia de cinquenta acções de seguro de quinhentos taeis cada uma, depositadas na Thesouraria de Fazenda e pelos seus bens havidos e por haver ao inteiro pagamento e cumprimento deste contrato e se assignarão comigo estando presente o Interprete da Lingoa Sinica que serve de Tabellião. Macáo 13 de Agosto de 1873.

承充番攤合約章程，以一年為期，計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九月初十日為期滿。

西紀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即唐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在澳門公物公所，當公物會憲面前，照前例將澳內番攤攬頭生意招人承充，准華人鄭耀、劉越志[堦]、鍾超三人承充，一年為期，出規銀壹拾伍萬元，係自西紀本年九月十一日起計。其合同章程照舊年一式，並列明該承充三人有保險公司五十份，每份五百兩，交出作按，以為擔保規銀。另有香港商人和興擔保該三人遵照合同章程，公會大憲均准照行。該和興看明本合約應承遵照。該承充三人應承每月交上期規銀一萬式千五百元。如至期無規銀交出，即將該合同銷廢，另將番攤生意招投。如投價不足，要擔保人和興補足，並所欠規銀亦均要擔保人和興填納。今和興願將以上所言銀數在公物會看守當按，並將現在及以後所有物業一同作按。所有章程開列於後：

- 一、承充之期以壹年為滿，係自西紀本年九月十一日起計。
- 二、每月規銀壹萬式千五百元，七二兌；准開番攤館二十六間，不得開多。
- 三、不論承充人開足二十六間否，務要照納足規銀。
- 四、如承充人欲於二十六間之外更要開多，須稟明公物會憲，其准與否，均聽大憲主意。如准開多，則須與所開二十六間之數照派納，開多之規銀係該館當開之時方計規銀。
- 五、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均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
- 六、該承充人開館多少，並在何處，均須報明大憲。
- 七、該規銀准要分每十五日上期交納，要照上款規矩而行。
- 八、如承充人不依第二款二十六間館之數，並不依第四款稟明大憲，擅自開多，則於照二十六間應派納規銀之外，更要承充人按計所納之規銀罰多一半。
- 九、各番攤館內均宜遵守規矩、安靜，如有事故，係惟承充人是問。是以應邀請人看守，任官時常巡查，如有事或要請兵防護，官憲定發兵協力。
- 十、各館賭攤以至夜十二點鐘為率即要閉門，如過十二點鐘之後尚有賭博，查出罰銀五十兩。
- 十一、該承充人及承充人所托之人方得開設攤館，其外不論何人均不得在街上擺席並沙梨頭等處地方，均不得開設私攤。如有違此，罰銀壹佰至三佰兩，並有開館多少要照納規銀，其銀一半歸司噠充公，一半歸承充人。
- 十二、如有事除係犯法之外，其事係關於承充番攤者，悉歸公物會憲處斷。
- 十三、所有各樣賭博未經請准承充人許其開設而私自開設者，查出任官罰銀多少。
- 十四、准開打牌館三間，但均要照規矩而行。

今公會大憲吩咐立此合約，用唐番字寫明，與承充人及擔保人讀悉。該承充三人在前有翻譯官將和約讀講明白，該三人應承遵照此約，是以將自己現在及將來所有物業作按。有擔保人香港商人和興在前，亦應承遵此約擔納規銀，是以將已交出司噠看守之保險公司五十份每份銀五百兩，並現在及將來所有物業交出作按，故立此和約。該承充人及擔保人均在於翻譯官面前簽名為據。

鄭耀的筆 鍾超的筆 劉越堦 擔保銀人和興李陞

Declara-se mais que o refferido fiador Vo-hang depositou na Thesouraria da Fazenda doz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como garantia adicional á fiança de cincoenta acções de seguro já depositadas na Thesouraria da Fazenda e por ser verdade se assignarão comigo estando presente o Interprete da Lingua Sinica que serve de tabellião. Macáo, 13 d'Agosto de 1873.

再聲明，該擔保人和興除將保險公司五十份貯在公物公所當按之外，又有交出規銀壹萬式千五百元貯在公物公所作按，以為擔保交納規項。故再立此，當翻譯官面前簽名為據。

擔保銀人和興李陞

D'ordem da Ex.^{ma} Junta da Fazenda em sessão de 26 do corrente, fica de nenhum effeito este termo de contrato, lavrando-se e assignando outro nesta data. Macão, Secretaria da Junta da Fazenda, 28 de Agosto de 1873.

【奉公物會本月26日會議命，將前述合同銷廢，並於該日簽署另一份合同。公物會秘書處，1873年8月28日於澳門。】

Termo d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por tempo certo de um anno até dez de Setembro de 1874.

Aos cinco dias do mez d'Agosto de mil oitocentos setenta e tres annos, perante a Ex.^{ma} Junta da Fazenda foi arrematado em leilão publico com as formalidades das leis o exclusivo do jogo Fantan pelos Chinas Cham-iu, Lao-iut-chi e Chang-chiu, pela quantia de cento e cincoenta mil patacas pelo tempo certo de um anno, a contar desde onze de Setembro em diante, com as mesmas condições do contrato passado abaixo transcriptas, dando por garantia trinta e set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sendo (\$31.500,000) trinta e uma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em notas de Banco Hong Kong a razão de peso de sete mazes um condorim e meio e patacas seis mil (\$6.000,000) a peso de sete mazes e dois condorins o que faz a soma de trinta e set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37.500,000) importancia d'um quartel do preço porque arremattarão o refferido exclusivo, que a mesma Ex.^{ma} Junta houve por bem acceitar em sessão de 26 do corrente, ficando de nenhum effeito o contrato assignado em 13 do corrente mez, sendo-lhes retornadas as cincoenta acções de seguro de quinhentos taeis cada uma que havião dado como garantia ao refferido contrato, declararão acceitar todos os termos d'arremattação deste contrato, sendo obrigados os arremattantes Cham-iu, Lao-iut-chi e Chang-chiu a pagar todos os mezes em prestações adiantadas a quantia de doz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e no caso que os refferidos arremattantes faltarem ao dito pagamento será rescindido este contrato para ir novamente em praça o ditto exclusivo, obrigando-se elles arremattantes pela quantia acima mencionada em deposito na Thesouraria da Fazenda e por todos os bens havidos e por haver ao pagamento das prestações devidas e a qualquer differença para menos que a nova praça possa occasionar.

Condições do Contracto

1.^a a 14.^a [同前，此略]

O que para constar, por ordem da Ex.^{ma} Junta da Fazenda, se lavrou este termo, o qual vai vertido a margem em lingua china para intelligencia dos arremattantes, e estando estes presentes depois de ser lido e bem explicado pelo Interprete da Lingoa Sinica, declararam que elles se obrigarão pelas trinta e set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em deposito na Thesouraria da Fazenda e pelos seus bens havidos e por haver ao inteiro pagamento e cumprimento deste contrato e se assignaram comigo estando presente o Interprete da Lingoa Sinica que serve de Tabellião. Secretaria da Junta da Fazenda, 28 d'Agosto de 1873.

承充番攤合約章程，以一年為期，計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九月初十日為期滿

西紀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即唐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在澳門公物公所，當公物會憲

面前，照例將澳內番攤攬頭生意招人承充，准華人鄭耀、鐘超、劉越墀三人承充，一年為期，出規銀壹拾伍萬元，係自西紀本年九月十一日起計。其合同章程照舊年壹式。該承充人等有香港銀行銀紙三萬一千五百元，係七一兌。另有現銀六千元，七式兌，共三萬七千五百元，係三個月規銀，該銀交出作按，以為擔保合同規項。本月二十六日，大憲准其照此規矩擔保，所以十三日所簽名之合同視為廢紙，即將保險公司五十份每份銀五百兩之款交回承充人。該承充人鄭耀、鐘超、劉越墀等應承照本合同規矩而行，每月交上期規銀壹萬二千五百元。如至期無銀交出，則將合同銷廢，並番攤生意另投喇。倘投價不足，係要承充人補足，並所欠規銀亦係承充人填納，是以該承充三人將銀紙並規銀共三萬七千五百元交出，及現在與後來所有之物業交出作按。所有章程開列於後：

合同條款1-14條，與前相同，從略

今公物會憲吩咐，立此合同用唐番字寫明，俾承充人讀過知曉。該承充三人在前同稱，願遵此約章程而行，是以將香港銀行銀紙並現銀共成三萬七千五百元交出公物會看守，及現在與後來所有物業交出，作按擔保。翻譯官即將合同讀講明白。該承充人均稱允肯，當翻譯官面前簽名為據。[1873年8月28日]

鄭耀的筆 鍾超的筆 劉越墀

—MO / AH / DSF / 021 / 0001, fls. 1-7.

Documento № 02

Condições geraes para regular a admissão das licitações em hasta publica 競投總則 [para as arrematações dos exclusivos de Jogo de fantan, Opio cozido e Sal], perante a junta de fazenda publica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8 de maio de 1876

1.^a Serão patentes ao publico, as clausulas dos contratos na secretaria da junta por espaço de 8 dias, antes da abertura da praça, vertida em lingua china e portugueza.

2.^a Nos 5 dias anteriores a mesma, todos os individuos que quizerem entrar na licitação publica, serão obrigados a declarar em carta fechada, remetida ao secretario da mesma junta, as garantias que offerecem, ou que lhe forem exigidas pelas clausulas dos mesmos contratos.

3.^a Se as garantias offerecidas, consistirem em propriedades que dêem de hypotheca á segurança dos mesmos contratos, apresentarão conjuntamente os titulos do seu dominio, e certidão da conservatoria por onde mostrem que ellas se acham isentas de qualquer onus, sem o que não pode ser admissivel a hypotheca.

4.^a Se as garantias consistirem em fianças idoneas, deverão apresentar conjuntamente os titulos dos bens livres, e desonerados de seus fiadores, por onde se conheça que elles estam no caso de responder perante á fazenda, pelas obrigações não cumpridas pelas arrematantes.

5.^a Sendo a garantia offerecida, e deposito em dinheiro, terá o licitante sempre a preferencia para lhe ser adjudicada a arrematação, caso o preço por elle offerecido, convenha a fazenda.

6.^a Os titulos ou declarações assim exigidas, para se verificarem as garantias offerecidas a fazenda, depositados nas mãos do secretario da junta, serão entregues fielmente aos licitantes, logo que findo a praça não podendo elles retiral-os antes, excepto, se declararem que não querem entrar, ou continuar na licitação.

7.^a Se as garantias offerecidas por qualquer licitante não satisfizerem a fazenda, ser-lhe-ha declarado isso por meio d'um aviso affixado ás portas da sala onde se faz a praça dois dias antes de ser aberta ficando-lhe todavia salva a faculdade de entretanto apresentar outras que melhor satisfaçam para ser admittido.

Macau, secretaria da junta da fazenda, 18 de maio de 1876.

O secretario, *J. C. Paes d' Assumpção*.

第一條 開投之前，應將合同條款以中葡兩種文本在公物會門前公示8天。

第二條 所有有意投標者，須在開頭之日前5天內，以密封標書提出競投，並將依合同要求本人所應提交之保證送抵本公物會秘書處。

第三條 如果投標人所提交之保證係物產抵押，則須同時提交其產權證以及能表明其免除一切負擔、抵押可接受的登記局(注契局)證明。

第四條 如果所提交之保證係殷實擔保人，須同時提交擔保人可自由支配之財產證明與免除債務負擔之證明，並且向公物會聲明對承充人未履行之義務負責。

第五條 如果投標人提交的保證係存款，並且所出價格符合公物會之意，則該投標人優先獲得專營承充權。

第六條 招投一經結束，為證明投標人擔保所必須之證件以及存入公物會之款項，應如數交還投標人；投標結束前投標人不能取回那些東西，除非該投標人宣佈不參與投標或者退出投標。

第七條 如果任何投標人所提供之保證不符合公物會之意，公物會將於開投之前兩天在招標地點公物會門口貼出告示加以公佈，該投標人有權再提供更加符合公物會要求的保證以期被接受。

澳門，公物會秘書處，書記官亞宋生(J. C. Paes d' Assumpção)，1876年5月18日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 Nº 21, 20-05-1876, p. 85

Documento Nº 03

Annuncio para se ir á praça 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pelo praso de um anno, no dia 28 do corrente, 21 de julho de 1877 澳門番攤館專營招投公告

De ordem da ex.^{ma} junta da fazenda se annuncia que no dia de sabbado, 28 do corrente, ao meio dia, irá á praça perante a mesma ex.^{ma} junta 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pelo praso de um anno; para o que a mesma ex.^{ma} junta receberá propostas em cartas fechadas até ao dia e hora acima indicadas.

As propostas deverão conter o preço que o proponente offerecer, a assignatura do mesmo e indicação da fiança; e deverão ser sobrescriptadas em portuguez e china com o dizer “Proposta par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do fantan em Macau”.

No dia e hora indicadas, na sessão publica serão abertas todas as propostas e sobre a maior começará a licitação; sendo a arrematação concedida a quem mais der quando faça conta a fazenda.

Macau, secretaria da junta da fazenda, 21 de julho de 1877.

O secretario, *J. C. Paes d' Assumpção*.

奉公物會命，茲定將於本月28日中午，在公物會前招人投充一年期澳門番攤館專營權，為此，本公

物會將接受密封標書，直至前定日期和時刻。

標書應包括投標人所出的價格、投標人之簽名，確定之擔保人；且應以中葡兩種文字寫明“澳門番攤館專營權投標書”字樣。

在上述確定之日期和時刻，當眾開啟所有標書，以最高價為底價競投；承充權將被授予向公物會出價最高的投標人。

澳門，公物會秘書處，書記官亞宋生(J. C. Paes d' Assumpção)，1877年7月21日示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I, № 29, 21-07-1877, p. 119.

Documento № 04

Portaria N.º 77 para se abrirem casas de jogo de fantan, de azar e carteadado

准開番攤館及紙牌館之七十七號訓令，11 de agosto de 1877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e suas dependencias.

Sendo de urgencia attender na reorganisação da fazenda publica d'esta provincia ás modificações que os principios da sã economia politica introduziram na administração dos estados;

Considerando, que a arrecadação da receita publica por meio de adjudicação d'exclusivos é, a despeito das vantagens que resultam da simplicidade da cobrança, systema falso e prejudicial, por isso que cria desnecessariamente a entidade—arrematante de exclusivo; —o qual para obter o lucro da sua empresa onera a sociedade com um acrescimo de imposto, que sendo gravame para esta, é ao mesmo tempo perdido para o estado;

Considerando, que são tanto mais graves os males resultantes da adjudicação das rendas publicas a arrematantes que as exploram, quanto é certo que a receita do estado fica por tal processo dependente da combinação dos poderosos capitalistas, e assim assente sobre bases de extrema instabilidade, que um simples conluio pode e deve facilmente derrocar;

Considerando, que o desenvolvimento commercial d'esta colonia, não tendo decrescido nos ultimos tempos, deveria fazer suppôr que a affluencia de capitaes e de riqueza publica se manifestaria por igual fórma em todos os ramos da receita da provincia, e nomeadamente no preço de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Considerando que, em contrario á incontestavel verdade de se haver mantido a actividade industrial e commercial da colonia, o preço, offerecido ultimamente em praça pela arrematação do jogo de fantan, representa apenas a combinação dos grandes capitalistas que pertendem impôr a sua vontade, e explorar o monopolio, que lhes é privativo desde que quaesquer outros competidores são excluidos da licitação pelos poderosos exforços que aquelles põem em acção para os obrigar ou convencer a desistir;

Considerando, que o maximo preço offerecido este anno pela arrematação do jogo do fantan foi inferior de um terço ao que a arrematação do ultimo anno produzira, e que tão importante diminuição perturbaria gravemente o estado financeiro da colonia, se fosse acceite, tal qual era imposta, e estabeleceria como precedente a acquiescencia sem reserva á vontade dos exclusivistas;

Tendo ouvido a junta de fazenda e o conselho do governo que emitiram unanimemente parecer favoravel, e declararam urgente a extincção do exclusivo;

Hei por conveniente determinar o seguinte:

1.º A contar de 12 de setembro proximo inclusivé, a receita da colonia derivada do imposto sobre o jogo de fantan e mais jogos de azar e carteados deixará de ser cobrada por meio de adjudicação de exclusivo.

2.º É livre a contar de 12 de setembro, a qualquer pessoa abrir casas de jogo de fantan, de azar e carteados, nos locais e pela forma que pela repartição de fazenda se fizer constar.

3.º Não são permitidas casas clandestinas de jogo, sob pena de multa \$1:000 e todo o mais procedimento criminal.

As autoridades, a quem o conhecimento e execução d'esta competir, assim o tenham entendido e cumpram.

Palacio do governo de Macau, 11 de agosto de 1877

O Governador da provincia, *Carlos Eugenio Corrêa da Silva*.

澳門地攤及其屬地省政府

鑒於：急需按照國家管理中實行的政治經濟原則的改變重組本殖民地的公共財政；

鑒於：以專營競投方式承充公共收入是一種錯誤的和有害的制度，它造成了一個多餘的人物——承充人；他們為了獲得其經營的利潤，日益增加對公眾收取費用，不僅對公眾，也對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

鑒於：承充人對公共收入的競投承充導致了嚴重的弊端，更何況這種程式使得國家收入依賴於大資本家的計策，從而被置於了極端不穩定的基礎之上，任何一個簡單的結果都能使之垮掉。

鑒於：本殖民地的商業在過去的幾年間並未縮減，因此應該預見，資本和公共財富的彙聚應該同樣在各個收入項目、尤其是番攤專營承充收入上顯示出來。

鑒於：與本殖民地工商業活動發展的實際狀況相反，最近一次番攤賭博承充競投所出的價格，不過是那些獨能施展自己的意志並利用壟斷的大資本家施展計策的結果。因為是那些勢力雄厚的資本家極力施展計策迫使其他競投者放棄，將他們排斥出去，從而獲得了他們自己的專有權。

鑒於：這一年番攤承充招投的最高價格，比上一年的投標成交價格減少了三分之一；如此嚴重的縮減如果接受的話，將嚴重擾亂本殖民地的財政，就意味着毫無保留地認可了專營承充人的意志。

因此，本總督聽取了公物會和總督公會的意見，他們一致表示贊同，故緊急宣佈取消專營權。

現決定如下：

第一，自9月12日起，本殖民地番攤賭館及紙牌館規銀之徵收，不再以專營權競投之方式進行。

第二，自9月12日起，任何人皆可在公物會規定的地點並按照公物會所訂章程開設番攤賭館和紙牌館。

第三，禁止私自開設番攤賭館，違者罰款一千圓，並受到其他刑事處罰。

相關部門應照此辦理。

澳門總督府，1877年8月11日示。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I, Suplemento ao Nº 32, 13-08-1877, p. 137; Nº 33, 18-08-1877, pp. 138-139.

Documento Nº 05

Annuncio para se permitirem a abertura de 16 casas ou bancas de jogo de fantan, e de 6 casas de jogo

de azar ou carteados em Macau, em conformidade com a portaria n.º 77 de 11 de agosto de 1877, 12 de agosto de 1877 .

按照七十七號訓令將十六間番攤館及六間紙牌館招人領牌公告

Por ordem da ex.^{ma} junta de fazenda e em conformidade com a portaria n.º 77 com data de hontem se annuncia o seguinte:

1.º A junta de fazenda permite a abertura de 16 casas ou bancas de jogo de fantan na cidade de Macau; sendo estabelecidas sete na rua das Estalagens, uma no Tarrafeiro, uma na rua nova d'El-Rei, uma na rua do Simão, uma na rua dos Mercadores, uma na rua da Caldeira, uma na praia Manduco, uma no largo de S. Domingos, uma em San-kio, e uma em S. Lazaro ou porta do Campo.

2.º Até ao dia 18 do corrente mez, ao meio dia, a ex.^{ma} junta recebe propostas em cartas fechadas para a concessão das referidas casas, cada uma de per si.

3.º As propostas deverão conter o nome do proponente, a indicação da localidade onde quer abrir casa, e o preço mensal que por ella offerece.

4.º Serão preferidos os proponentes, que mais offereçam; caso os preços convenham á fazenda.

5.º Quando as propostas sejam acceites, conceder-se-ha aos proponentes as casas, com as formalidade legaes.

6.º As propostas que não forem acceites considerar-se-hão nullas, e não se dará d'ellas conhecimento ao publico.

7.º Para todas as casas que não tenham sido concedidas sob propostas, proceder-se-ha a licitação em praça publica perante a ex.^{ma} junta no mesmo dia 18.

8.º Os contratos serão considerados como definitivos, quando pelo menos tres quartos do numero das casas tenham sido tomadas, ou ainda antes se o numero convier á fazenda.

9.º A ex.^{ma} junta de fazenda garante aos arrematantes que não será excedido o numero de 16 casas de fantan, e que não permitirá mudanças de localidade e que, alem d'estas casas de fantan, só permitirá a abertura de 6 outras para jogos de azar e carteados.

10.º As licenças serão concedidas por um anno; o pagamento da mensalidade será adiantado, e os arrematantes depositarão alem d'isso na junta, como fiança, o preço de uma mensalidade ou darão fiador idoneo.

11.º As 6 casas de jogo de azar ou carteados podem ser estabelecidas onde melhor convenha aos concessionarios. Recebem-se tambem para ellas propostas em cartas fechadas, ou irão á praça depois das do fantan, e com as mesmas condições.

Sala das sessões da junta de fazenda de Macau, em 12 de agosto de 1877.

O secretario da junta de fazenda, *J. C. Paes d' Assumpção*.

奉公物會命並遵照昨日之第七十七號訓令，特公告如下：

第一，公物會准予在澳門城內開設十六間番攤館；其中草堆街（*rua das Estalagens*）七間，沙欄仔（*Tarrafeiro*）一間，國王新街（*rua nova d'El-Rei*）一間，西孟街（*rua do Simão*）一間，營地街（*rua dos Mercadores*）一間，福隆下街（*rua da Caldeira*）一間，下環街（*praia Manduco*）一間，板樟堂前地（*largo de S. Domingos*）一間，新橋（*San-kio*）一間，進教團（*S. Lazaro*）或水坑尾門（*porta do Campo*）一間。

第二，截至本月18日中午，本公物會接受承領上述賭館牌照之密封申請書，每間賭館分別領照。

第三，申請書應包括領牌人之姓名，欲開賭館之位置，所出之月規銀數等。

第四，報價最高，且符合公物會之意者，優先獲得牌照。

第五，一旦申請書被接納，將依照法律程式給予領牌者相應的賭館經營權。

第六，未被接納的申請書將被視為無效，且不必加以公佈。

第七，所有未領牌的賭館，將在18日同一天舉行公開競投。

第八，已領取牌照的賭館數至少達到四分之三，或者其數量符合公物會之意，合同被認為最後決定。

第九，本公物會向承充人保證發牌不超過十六間番攤賭館，亦不允許改變番攤館的位置，除了這些番攤賭館外，祇准另外開設六間紙牌會館。

第十，所發放的牌照為期一年，每月預付牌照規銀；此外，領牌人須將與一個月規銀等額的款項存於公物會作為擔保，或者提交殷實擔保人。

第十一，六間紙牌館可以設在更符合領牌人之意的地方，同樣接受領取牌照的密封標書，或者在番攤之後，按照同樣的條件進行公開競投。

澳門公物會會議廳，公物會書記官亞宋生(J. C. Paes d' Assumpção)，1877年8月12日示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I, Suplemento ao Nº 32, 13-08-1877.
p. 137; Nº 33, 18-08-1877, p. 139.

Documento Nº 06

Annuncio sobre a forma em que se concedem licenças para o estabelecimento de 16 casas com bancas para jogo de fantan, 18 de agosto de 1877 十六間番攤館招人領牌公告

Por ordem da ex.^{ma} junta de fazenda se annuncia, que na repartição da mesma junta se concedem desde já licenças para o estabelecimento de 16 casas com bancas para jogo de fantan na fórmula seguinte:

1.º 4 casas de 1.ª classe com banca nos primeiros andares, estabelecidas na rua das Estalagens; cada uma \$1:500 por mez.

2.º 9 casas de 2.ª classe com banca nos gudões, podendo ser estabelecidas 3 na rua das Estalagens, 1 no Tarrafeiro, 1 na rua do Simão, 1 na rua dos Mercadores, 1 na rua da Caldeira, 1 na praia Manduco, 1 na rua nova d'El-Rei; cada uma \$700 por mez.

3.º 3 casas de 3.ª classe com banca nos gudões, sendo 1 no largo de S. Domingos, 1 na porta do Campo, e 1 na rua de San-kio; cada uma \$200 por mez.

4.º As licenças são concedidas desde já a cada uma casa de per si, independente de licitação; começam a vigorar de 11 de setembro proximo futuro inclusive por diante, e são validas por tempo de um anno.

5.º O pagamento das licenças será feito em quinzenas adiantadas.

6.º Cada licença é obrigada a deposito igual a uma mensalidade, ou a prestação da fiança idonea; revertendo esse valor para a fazenda e sendo cassada a licença, na falta de cumprimento da condição 5.ª

Macau, secretaria da junta de fazenda, 18 de agosto de 1877.

O secretario, J. C. Paes d' Assumpção.

奉公物會命，茲決定即日起在公物會所按照下列規定招人領牌開辦十六間番攤賭館：

第一，四間一等賭館設於草堆街二層樓房；每間月納規銀一千五百圓。

第二，九間二等賭館設於gudões，其中草堆街三間、沙欄仔一間、西孟街一間、營地街一間、福隆下街一間、下環街一間、國王新街一間；每間月納規銀七百圓。

第三，三間三等賭館設於gudões，其中板樟堂前地一間、水坑尾門一間、新橋一間；每間月納規銀二百圓。

第四，牌照即日起發放，每間賭館單獨發照，不用競投；自九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一年。

第五，每隔十五天預付牌照規銀。

第六，每間牌照須有一筆金額與月納規銀相等的存款，或者指出殷實擔保人；若承充人未履行第五條之規定，這筆錢即歸公物會所有，牌照亦將被撤銷。

澳門，公物會秘書處，書記官亞宋生(J. C. Paes d' Assumpção)，1877年8月18日示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I, № 33, 18-08-1877, p. 139.

Documento № 07

Relação das Licenças Concedidas segundo a Portaria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N.º 77 de 11 Agosto de 1877

按照第七十七號訓令所發放的番攤館及紙牌館牌照

Fantan 番攤

classes	Vias publicas	Numero dos predios	Concessionario	Observações
1. ^a	Rua das estalagens (Bêco dos Cotovellos)	3	Ho-lo-quae 何老桂	A contar de 11 de setembro de 1877
1. ^a	Rua das estalagens (Bêco dos Coulãos)	18	Ho-lo-quae 何老桂	
1. ^a	Rua das estalagens	53	Francisco Xavier 馮成	
2. ^a	Rua das estalagens	4	Francisco Xavier 馮成	
2. ^a	Rua das estalagens	5	San-iec-sun 沈益森	
2. ^a	Rua das estalagens	60	Francisco Xavier 馮成	
2. ^a	Travessa do auto novo	22	Francisco Xavier 馮成	
2. ^a	Rua do Simão (Rua nova d'el-rei)	85	Chan-io e Lam-lin 陳耀和林連	
2. ^a	Rua nova d'el-rei	175	Lu-ap 盧合	
3. ^a	Rua de S. Domingos	2	Ho-pec-van 何碧雲	

Carteados e de azar 紙牌館

classes	Vias publicas	Numero	Concessionario	Observações
1. ^a	Rua do Mastro	20	Vong-choi	A contar de 1 de novembro de 1877
1. ^a	Rua do Pagode	21	Chan-chiong	A contar de 15 de outubro de 1877
2. ^a	Rua do Tarrafeiro	25	To-lin	A contar de 21 de setembro de 1877
2. ^a	Travessa da Caldeira	2	Fong-ngui-tong	A contar de 23 de setembro de 1877
2. ^a	Rua nova d'el-rei	87	Lei-lin	A contar de 1 de outubro de 1877
2. ^a	Rua da Praia Manduco	137	Lei-lin	A contar de 1 de outubro de 1877

Secretaria da junta de fazenda, 13 de outubro de 1877.

J. C. Paes d' Assumpção.

——*Boletim Official*, Vol. XXIII, № 41, 13-10-1877, p. 166.

Documento № 08

Portaria № 73 para se transferir para o dia 24 de agosto de 1880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關於出投澳門番攤的第七十三號政府訓令, **sob as condições approvedos pela junta de fazenda e assignados pelo secretario abaixo**

Portaria № 73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e suas dependencias.

Tendo sido annunciado que junta da fazenda da provincia concederia licenças para abertura de doze casas de jogo de fantan, em conformidade com o disposto na portaria provincial n.º 77 de 11 d'agosto de 1877, e sob as condições que estão publicadas no *Boletim da provincia* n.º 31 de 3 d'agosto de 1878 e têm vigorado até ao presente;

Tendo sido hoje o dia destinado para a concessão de novas licenças, a contar do dia 11 de setembro proximo, e havendo comparecido varios pretendentes á concessão completa das 12 casas, por cujo motivo foi resolvido pela junta da fazenda, em sessão publica, que se licitasse a favor da fazenda por quem mais vantagens offerecesse;

Sendo n'esta occasião apresentadas varias propostas dos licitantes tendentes a augmentar consideravelmente as rendas publicas, mas alterando tambem o systema da concessão, que, pelo modo que tem sido feita, não dá logar a obter-se toda a vantagem que pode provir de um monopolio disputado;

Considerando que feitas algumas modificações nas condições actuaes se assegura mais garantias para a fazenda, assim como um importante augmento na sua receita;

Tendo ouvido a junta da fazenda, e com o seu voto affirmativo, hei por conveniente transferir para o dia 24 do corrente a arrematação do exclusivo do jogo de fantan em Macau, sob as condições, approvedas pela mesma junta da fazenda, que baixam assignadas pelo secretario respectivo e fazem parte da presente portaria.

As auctoridades a quem o conhecimento e execução d'esta competir, assim o tenham entendido e cumpram.

Palacio do governo de Macau, 18 de agosto de 1880.

O governador da provincia, *Joaquim José da Graça*.

大西洋欽命澳門地攤暨所屬地方總督賈為諭知遵照事。

照得公物會曾經按照丁丑年七月初三日第七十七號札諭出示, 將澳門番攤館十二間出投領牌, 其章程則照戊寅年七月初五日第三十一號憲報刊刻, 至今仍舊遵行。查本月十三日乃是招人領牌之期(o dia destinado para a concessão de novas licenças), 係自八月初七日起計。惟現日多有欲行全盤領取, 是以公物會當 定其出投至高有益於該會者, 但當時投者紛紛呈出章程。本部堂查閱章程, 雖屬多有裨於該會, 究與領牌之例不符, 因照舊領牌(o systema da concessão que tem sido feita), 不若承充競取(um monopolio disputado), 增益更多。本部堂諒將舊章更改, 必於該會有裨, 而庫款入息更豐, 故與該會妥商, 亦經允協。茲特照下所列該會准行定章, 將澳門番攤改期於本月十九日出投, 其章程由該會書記簽名附刊本札諭後。合札仰各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遵照。須至札者。 庚辰年七月十三日。第七十三號札諭。

Condições para arrematação de 16 casas para o jogo de fantan

- 1.ª O praso da arrematação é de um anno a contar do dia 11 de setembro do presente anno.
- 2.ª O arrematante não poderá abrir mais de 16 casas de jogo sendo comtudo obrigado ao pagamento total ainda que as não tenha todas abertas.

§ unico. As casas para o jogo de fantan poderão abrir-se onde convier aos arrematantes desde as portas do Cerco até á Barra.

3.^a Os arrematantes darão mensalmente parte ao commandante da guarda policial e á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o numero de casas que tencionarem ter abertas durante o mez seguinte, bem como o seu local.

4.^a O pagamento do preço da arrematação será por quinzenas adiantadas devendo o arrematante, tres dias depois d'este praso, pagar multa pelos dias que faltarem ao referido pagamento na razão de 10% ao mez.

5.^a Aos arrematantes incumbe prover, sujeitos á inspecção do governo, a policia interna das casas de jogo por cuja regularidade e boa ordem serão responsaveis, obrigando-se o governo a prestar auxilio de forças no caso que as circunstancias o reclamem.

6.^a Continuam a ser prohibidas todas as casas de Pai-cun 牌館 de 2.^a classe ou de ordem inferior, e bem assim casas para jogo de dados, taes como: culú culú, minhion e outras semelhantes.

7.^a As casas clandestinas de jogo em prejuizo do concessionario e da fazenda ficam sujeitas á multa de mil patacas, conforme o artigo 3.^o da portaria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n.^o 77 de 11 de agosto de 1877, e a todo mais procedimento legal.

8.^a Todas as questões que possam suscitar-se sobre as condições do presente contrato serão decididas pela junta da fazenda devendo ser submettidas aos tribunaes competentes as que versarem sobre outro qualquer assumpto, como causa crime ou outros.

Macau, secretaria da junta da fazenda, 18 de agosto de 1880.

O secretario da junta, J. C. Paes d'Assumpção

投十六間番攤館章程

一、承充番攤以一年為期，自本年九月十一日、即庚辰年八月初七日起計。

二、該承充人限開十六間館為止，如所開不足十六間之數，亦要納足十六間之規。附款一：該番攤館所設何處，任承充人意見，但由媽閣起至關關止。

三、該承充人應每月預先稟報華政衙門並巡捕兵營知悉，來月係在某街？欲開館若干？

四、所納之規，係每月十五日上期。倘逾期三日不納，則罰銀按每百元每月十大元算。

五、該承充人應承自行受理館內各事，亦可任本官隨時稽察。倘館中事有未妥，為承充人是問。如館中有事，本官自當度其時勢，調兵助理。

六、所有二等牌館，或下等牌館，並擲骰子館，及擲棉羊各款賭博，均仍舊嚴禁。

七、凡有私開賭館，固有礙於公物會，亦有損於承充人，須按丁丑年七月初三日第七十七號札諭內第三款，罰銀壹千元，另照例所定各款而辦。

八、本合同內倘有爭論之處，歸公物會斷明。如係犯有罪案，則歸各應理之衙門辦理。

庚辰年七月十三日。由公物會發出。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 Suplemento ao № 33, 19-08-1880, pp. 231-232;

又見 Vol. XXVI, № 34, 21-08-1880, p. 234.

【附記】

(1)文獻一之中文除【】內文字外為原檔譯文，葡文由譯者認讀；

(2)文獻八之中文為《澳門憲報》原刊譯文。